

第二章 西域佛教的建寺文化

○ 亂華的五胡哪裡去了？

於中國的戰國時代（B. C. 475-B. C. 221），“西域”這片土地，還是一個神話的境地。漢代（B. C. 206-A. C. 220）所稱的「西域」（Western Lands），即中國史籍上對玉門關、陽關以西和帕米爾（Pamir）以東地區諸國的傳統稱謂。《左傳》說：「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穆天子傳》記載西周穆王（西元前 947-928 年在位）姬滿曾自宗周首途西巡，半年後於今日所稱「天池」的崑崙瑤池與西王母會見，並特意觀覽了“黃帝之宮”。

周穆王向西王母道別時說“予歸東土”，西王母則以“徂彼西土”惜別，這是以崑崙山區別東土、西土之首見。在漢朝時所領轄的就稱為“東土”，漢地以西則統稱為“西域”，受到歷代沿用。到了西元 1884 年，清光緒十年新疆建省後，“西域”這個名詞才逐漸不常用，而後來因為外國學者的考古熱，又重新讓“西域”的字眼出現在關心者的前面。

談西域佛教，因為流行的區域包含現今的蒙古、外蒙、新疆一帶，所以先要說明一下中國西域的遊牧民族。千百年來，遷移縱橫在這一大大草原上的各種民族，相互侵占、混血，或者臣屬、通婚，人種變得很複雜，有些較弱小的民族甚至被滅了種，要如何追根溯原是十分傷腦筋的事情。那麼這些種族又來至何方？《聖經》的資料曾說，黑髮黃膚的閃族人往東而去，可能來到亞洲的中國。又傳說大漢民族來自崑崙山脈，後來入侵中原，把原住民蚩尤的後裔趕往雲貴地帶。還有我們從沙漠裡的木乃伊，發現消失的古代樓蘭人，竟然是黃髮白膚的人種，這和埃及人或歐洲人是否有關係？因為有太多的未知，如今只能依靠先進的考古與基因調查，獲知一些信息，才能累積判斷，找出西域的遊牧民族的始末。

以目前台灣的教育習慣，教導大部分的國人都以為自己是漢人，其實現在要找出不捲髮、單眼皮、腳小趾多一小片指甲的純種漢人還真難。站在華人的立場來看，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漢族國家邊境有許多外族人，如東胡、西戎、南蠻、北狄。但是千百年來到底這些族人去了哪裡？一直都是我們心中的疑惑。

根據歷史資料，我們知道商代時週邊的“方國”甚多，有人方、犬方、祭方、龍方、犬戎、羌方、危方、鬼方等等，遠夷則有肅慎、氐、羌、濮等。

周朝時有夷、狄、戎、羌、肅慎等等諸部族；春秋時有東胡、肅慎、淮夷、東夷、戎蠻、白狄、百濮等等；戰國時期有匈奴、月氏、烏孫、析支、夜郎、且蘭、九夷、東越、閩越等等。

漢時烏桓族與鮮卑族分布東蒙古高原；扶餘、肅慎、沃沮各族分布松、嫩、黑龍、圖們江流域；大漠南北為匈奴地，另有呼揭、堅昆、丁零為匈奴之役屬；青藏高原為諸羌地，有寶髻、孫波、象雄、女國、白蘭等國族；雲南西南部為哀牢夷地。

東胡在秦漢之際，與匈奴東西並立。楚漢之際，東胡王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殺，餘眾逃走後則分散成為不同名稱的部族，如烏桓族、鮮卑族與室韋契丹。

匈奴在到了三國時代，早已分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漢入居於塞內，烏桓族也入居塞內，北匈奴則西去。鮮卑族於是乘機日漸拓展，據有原來匈奴大漠南北之故地，套西為西部鮮卑，西遼河流域為東部鮮卑。羌胡則據居河套內，而西域伊犁河流域為烏孫國。

東晉在中原地區的統治，於四世紀初，被東漢以來入居內地的各族所推翻。各族在中原和巴蜀建立了二十多個政權，既有十六國。其各族建立的小國如下：

匈奴：秦漢之際，與東胡東西並立。劉淵建立漢——前趙（304-329A. C.）鐵弗赫連勃勃建立夏國（407-431）盧水胡沮渠蒙遜建立北涼（401-439）。

鮮卑族：慕容光建立前燕（337-370）慕容垂建立後燕（384-407）乞伏國仁建立西秦（385-431）禿髮烏孤建立南涼（397-414）慕容德建立南燕（398-410）拓跋圭建立北魏（386-534）宇文覺建立北周（557-581）。

氐族：巴氏李雄建立成漢（304-347A. C.）符洪建立前秦（350-394）呂光建立後梁（386-403）。

羌族：姚萇建立後秦（384-417）其一支黨項族人（有說是鮮卑族後裔）李元昊建立西夏國（1038-1227）。

羯族：石勒建立後趙（319-351A. C.）。

高句麗族：高云建立北燕（407-436）。

契丹族：乞台（波斯人對中國人之稱呼），耶律阿保機，併八部為一國，建立契丹——遼（916-1125），相繼征服黑車子室韋、女真、烏古、室韋、吐渾、黨項、韃靼、沙陀等部。

沙陀部：李存勖建立後唐（923-936）石敬瑭建立後晉（936-946）劉知遠建立後漢（947-950）劉旻建立北漢（951-979）。

女真族：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愛新覺羅努爾哈齊建立後金滿族清朝（1636-1911）。

兩魏之時有突厥族，其祖先建國於西海之上，初興於阿爾泰山之陽，臣屬於柔然。厭曷後來退出蔥嶺以東，吐谷渾建都伏俟城。至陳齊時，突厥已襲降鐵勒，破滅柔然，西破厭曷，北併契骨，東有室韋，疆土南北近六千里，東西達萬餘里，成為一大國。隋時突厥分為東西兩部。唐時，突厥與土蕃是唐朝的二大敵國。

回紇本是鐵勒部十五部之一，原臣屬於突厥，卻於唐玄宗天寶年間攻滅突厥，盡得突厥故地。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回紇被黠戛斯所破，其部族分支又西遷。

宋時西藏為土蕃諸部及黃頭回紇，西域為西洲回紇及黑汗王朝（操突厥語族的喀拉汗朝）。

蒙古部古為蒙瓦（新唐書）、盟古（遼史）、盟骨（金史）、曠古（契丹事蹟）、盲骨子

（松漠紀聞）——意為長生的或永恆的部落。他們原居額爾古納河一帶，後來遷移，渡過呼倫湖（騰吉思海子）到達鄂嫩河（斡難河）源頭，據居不而罕山（大肯特山）下。於今鄂嫩河、土拉河（土兀刺河）、克魯侖河（怯綠連河）三河知源頭，其水草豐美、土地肥沃之地區，作為蒙古族的發祥地。後來蒙古之尼倫部勃而只斤鐵木真在中國建立了元朝（1271-1368）。

塔塔兒部又稱阻卜（遼史）、阻（金史），宋人稱達怛（韃靼、達靼），曾經成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稱，是蒙古部興起以前，漠北草原最著名的一個大部。控制著呼倫湖、貝爾湖附近最富饒的草原。

乃蠻部屬突厥語族部落，可能是南遷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始居於葉尼塞河（謙河）流域，後來居住於蒙古高原西部，控制著阿爾泰山東西的廣闊領土，信仰景教。

匈奴、鮮卑、氐、羌、羯本是漢代的外患，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厭曷、蒙古、突厥、靺鞨、契丹、女真、柔然、土蕃、回紇、西夏、南詔、大理、遼、金、達旦、滿（後金），有這麼多的民族，混合成了所謂的華夏民族，後來含混地統稱為華人，可是原來的他們跑到哪裡去了？又有多少的方言形成了現在的語言？由於游牧民族的習性，並未留存有詳細的歷史資料文獻，他們到底去了哪裡？實在無從細考，這真是一大疑惑。

○西域的範圍

自古傳說：「不去西北不知中國土地之大」西北就是這片廣大的西域。羅馬史學家稱西域這塊區域為（Serindia）——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亞洲腹地”，象徵亞洲的心臟，是小範圍的西域，曾被中國佛教僧侶稱為「小西天」；大範圍所稱的西域，一直是長達七千多公里的“絲綢之路”（Silk Road）所經過之地。

這塊廣大區域是數千百年來歐亞混血人種飛躍的大片草原，是畜牧者與務農者之間複雜共生的區域，來往著有塞種人（Saka，稱塞克人或斯基泰人 Scythian，古代允姓之戎，也可能是遠自東北亞古族的肅慎人）、丁零人、月氏人（禺氏人，希臘人稱之為卡西亞人 Casia，或是駒支人，有可能也是斯基泰人之一支）、匈奴人、烏孫人（Osin、Wusun）、康居人（Kangit，弘吉刺人）、柔然人、羌人、鮮卑人（Sabir）、突厥人、回紇人（Uygure，祖先是商代時的鬼方人，漢時匈奴人，後於唐末改名為回鶻人）。

西域有著蒙古人自東向西遷移；雅利安人、粟特人（Sogdiana，今之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由西往東進入，是古代中國、天竺（Hindu、Sundu、Thindu，古譯為身獨、信德、信度、賢豆、身毒）、西亞（美索不達米亞）、北非（埃及 Egypt）、希臘（Greece）、羅馬（Roman）古文明交織薈萃之地，也是薩滿教、鎖羅亞斯德教（祆教 Zoroastrianism）、佛教、景教、摩尼教（Manichean，明教）、伊斯蘭教等在此發展成熟的地區。

本書提到的西域，是比照《大唐西域記》對西域泛稱，包括新疆、天竺一帶（含今之

印度 India、阿富汗 Afghanistan、巴基斯坦 Pakistan、孟加拉 Bangladesh)、前蘇聯之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西伯利亞(Siberia)、小亞細亞(Asia Minor)及古代波斯地方的“安息國”(Parthia, 帕提亞, 今伊朗 Iran 及其北地區)。這些地區的人都是高鼻深眼, 不是黃種人的國度。中亞許多國家都稱為某某斯坦, 斯坦就是某某民族的土地的意思, 如哈薩克斯坦就指的是哈薩克族人居住的土地的意思。

安息國古代也是信仰佛教的國家, 其境與信仰佛教之“大夏國”(Graeco-Bactria, 希臘—巴克特里亞, 後來的吐火羅斯坦, 今阿富汗北部及南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 為希臘遺民、月氏人後裔等所建之國)相接, 兩國政商往來頻繁, 大夏佛教流入安息, 當為十分自然之情形。

正因為這個區域地理環境的特殊, 也因此讓我們瞭解北傳的佛教要不是經過滿佈冰雪的崇山峻嶺, 不然就是風沙瀰漫的沙漠, 傳播過程顯然比“南傳佛教”艱辛了許多。但是, 近代已經無法在古“安息國”地區找到佛教遺蹟, 所以僅能由人名安玄(An Hsuan)、安法欽、安世高(An Shih kao, 一名安清)及安息香等, 了解曾經有一個安息古國(波斯, 今伊朗及其北地區)傳播佛教甚盛。中國古代是席地而坐, 漢靈帝時才引進來自波斯的“胡床”, 胡床稱為榻(Taknt、Takhta), 榻有帝座、椅或長几之義。六朝隋唐以後, 床、椅之使用日廣, 成為中土地區廣用的傢俱。

大夏(今之阿富汗一帶)時期佛教還一度作為壓制和驅逐“祆教”的主要力量。往昔, 從呼羅珊(Khorasan, 即後來的花刺子模)、波斯、伊拉克(Iraq)、莫蘇耳, 直到敘利亞邊境的國家都是信仰佛教, 後來又因統治者的關係, 改以“祆教”為國教, 但西元713年起因穆罕默德·賓·卡西姆的勝利, 人民改信了“伊斯蘭教”, 佛教就逐漸在西域消失了。

西域始傳的是“小乘佛教”, 後來“大、小乘佛教”都從西域傳到中土內地, 有多位高僧到長安講學、譯經, 佛教受到中土百姓的接受, 而大大流行開來。這個區域流行過伊朗語、氐羌語、漢語、藏語、通古斯語(靺鞨 Magyar, 女真、滿族屬之)、突厥語(匈奴、柔然、高車、回紇族屬之)、蒙古語(鮮卑、室韋、契丹族屬之)、哈薩克語, 操著各種語言的民族文化的民族在此相互傳播和嬗替。特別在新疆地區是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 在這一大大片地區, 千百年來有無數的民族統治過, 因此今天的我們更須要去了解, 以釐清它的變化過程。

而且在“西域佛教”藝術中, 讓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和伊朗文化的融合情形。所以, 新疆地區更一直是考古學的重要地區, 也很值得去瞭解這些古文明、古民族到底融合到什麼地方去了, 究竟成了什麼面貌了。

○天竺佛教八大聖地

印度雖然是佛教的母國，從公元前三世紀一直盛行到四世紀，雖然後來漸漸勢弱，也仍然足與“印度教”匹敵。但是如今印度的佛教徒，僅佔印度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左右。原因是公元 1203 年，印度佛教的最後根據地超戒寺（Vikramasila Vihara），被伊斯蘭教摧毀。後來，釋迦牟尼佛又被印度教徒收編成為他們毘濕紐神的十個化神之一，教義也被“印度教”吸收，如佛教的空性思想，被吠壇多派（Vedanta）吸收為虛幻（maya）學說。在這樣的情勢下，佛教徒只好另找生根的國度。於是十三世紀初期，西藏、拉達克（Ladakh）、緬甸、高棉都有印度僧侶前往弘法。

不過，後來在比哈爾省（Bihar）、奧立沙省（Orissa）、阿薩姆省（Assam）以及孟加拉國（Mengal）的孤立村落裡仍有小部份的佛教徒存在。由於佛教留下龐大的遺跡，從十八世紀英國殖民印度的期間，英國人發現阿育王石柱、阿羌塔石窟等佛教遺跡以後，佛教曾經存在的事實，重新喚起世人重視。下面就是佛教保存至今的遺跡所在：

天竺佛教有八大聖地：藍毘尼（本生處）、菩提伽耶（成道處）、鹿野苑（轉法輪處）、拘尸城（雙樹涅槃處）、王舍城（鷲峰山處）、舍衛城（祇樹園處）、僧伽施（從天下處）、毘舍離（廣嚴城處）八個地點，是後人為了緬懷佛陀所歸納而成的，後來有的經典就編造說禮敬聖地，縱使因此喪身，也能重獲生機。不過到達之後，眼見一片荒蕪，莫不令人悵然心悲。所以為因應大量佛教徒的期盼，如今印度及尼泊爾（Nepal）政府都保留或新造景點成為觀光勝地，讓信徒憑弔。而有關天竺佛教的建築文化，目前留存的大多是石窟寺，故另在專章還有詳述。

藍毘尼

藍毘尼（Lumbini）離印度邊陲不遠，與印度的瑙坦瓦（Nautanwa）小鎮距離最近，位在尼泊爾的特萊（Terai，泰雷）地區，是尼泊爾的穀倉區，二千六百多年前佛陀誕生於此。從加德滿都（Kathmandu）或波卡拉（Pokhara）搭巴士約七小時可到達，如果從加德滿都搭飛機到百拉哈瓦（Bhairahawa），再叫計程車前往，路程只剩 21 公里。西元 1976 年，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庇浦拉瓦（Piprahwa）西北約十六公里，發掘出迦毘羅衛城的遺址，與原先認為遺址是在尼泊爾提羅拉科特（Tilaura kot）看來，則迦毘羅衛城應該橫跨印度與尼泊爾邊境地區。

藍毘尼園古稱為“論民園”，是釋尊誕生的地方。近代學者譯稱為“洛明達”、“臘伐尼林”或“魯明代”，藍毘尼是一個長滿袞羅樹（Sala tree，無憂樹）的花園，據稱古代劫毘羅伐斯堵（Kapillavastu，劫比羅伐罕堵國、迦毘羅衛）國有佛本生處塔。《法顯傳》中稱迦毘羅衛城位在藍毘尼的西南 15 公里處；玄奘卻說迦毘羅衛城在藍毘尼的西面 23 公里處。現今留有許多阿育王時代以後所建的方形寺院及圓形佛塔遺跡，另外還有七個紅磚小圓台，神話象徵釋迦族（Sakya，中亞的塞種人）淨飯王（Suddhodana）的小王子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一出生「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踏，出大蓮花。」

千餘年前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稱藍毘尼為“臘伐尼林”，其卷六所說：「上作馬像，

無憂王(即傳說阿育王曾於西元前 249 年親訪)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當時阿育王所立立柱(Asoka Pillar)的馬形柱頭,在西元 1895 年被德國考古學家費西爾博士(Dr.Alois. A. Feuhrer)發現時已失。幸好柱身上以婆羅迷文(Brahmi,但另有學者認為是俗語 Prakrit 文)刻寫阿育王的親筆敕文,而知阿育王曾派遣高僧到邊地傳教,廣建佛塔,造立石柱,估計當時應有立柱約五十根,目前傳世的約十五根。

經費西爾進一步的考古挖掘發現,附近曾有一座磚結構稱為摩耶黛維(Maya Devi,摩耶是夢幻的意思,摩耶女神即佛陀之生母 Mahamaya)的廟,廟內有沙石雕刻描繪佛陀誕生的情景。在第四屆世界佛教大會上,已故尼泊爾國王瑪德拉為藍毘尼的開發捐資數百萬盧比。而西元 1979 年被定為“藍毘尼年”用來紀念,因此,曾有許多國家捐資在藍毘尼建了數處佛龕。

菩提伽耶

菩提伽耶(Bodhigaya, Bodhagaya)位於尼連河(Nairanjana,今稱 Phalgu river 帕爾古河)河畔,在比哈爾邦(Bihar)伽耶城(Gaya,佳雅城,古屬摩揭陀國)城南十三公里處,是佛陀在菩提樹(Pippala tree 畢鉢羅樹, Bodhi tree 覺樹)下立誓「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可碎此身,終不起此座」的成道處。此聖地一直是令人崇仰、嚮往的地點,每日有世界各地前來朝禮的信眾。阿育王即位時,初崇信外道,曾下令砍伐菩提樹,但枝幹雖被砍掉,不久仍新芽繁茂,阿育王知後乃悔悟,而令人修築十餘公尺高的石欄圍繞著,如今石欄尚存三面。

此事唐代記說:「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燄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樹垣。至設賞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爛。後摩竭陀國滿胄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石垣二丈餘。」

據彥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寫玄奘到達菩提樹下後哀嘆不已說:「佛成道時,此身在何處度生。而今像法時代,渡萬里來此,想此玄奘業障何等如此深重。」洽有結夏來此安居的數千僧人,見到玄奘如此悲傷,也都跟著哀哭泣來。

原來的菩提樹至今已第四代,阿育王所建精舍已經無存,但阿育王弘法石柱(Ashoka pillar)留下半截柱身及殘留字跡。據說西元二或四世紀時,在阿育王所創建的寺塔處,由錫蘭國王改建為摩訶菩提寺(Mahabodhi Samgharama,稱正覺塔或大覺寺)是硬質砂岩構成,有一座中央尖塔式的建築物,塔高約五十二公尺,底層為邊長各十五公尺的四方形臺,逐漸向上收縮,頂部為圓錐狀,上立有一銅製螺旋圓頂。中土宋代皇帝曾修建此正覺塔,並立碑為記,十三世紀雖經“伊斯蘭教”教徒入侵,因事先以泥土覆蓋,免遭劫難。(另說,十四世紀時,緬甸國王又在阿育王的塔寺遺址上重建。因遭受洪水後,被泥土掩埋。)西元 1861 年由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挖掘後才重新出土。

西元 1870 年代末期，菩提伽耶經緬甸佛教徒孔林漢等發心整修重見天日，還從斯里蘭卡移植新的菩提樹。大塔外牆周圍有各式各樣的佛像，一樓大殿內有一座鍍金的佛陀「降魔正覺」像（Buddha in Bhumispaisha Mudra，觸地、降魔手印），還有建於西元前二世紀的紅砂岩厚石板雕刻的金剛寶座（Vajrasana），塔左小聖殿前保存了一座圓形的石座，上面雕刻了一對佛足印（Buddhapada）。目前有各國佛教徒所建的修院林立，大多為西藏、不丹、泰國、日本、韓國、緬甸、越南、台灣、孟加拉等國的佛教團體捐資興建的。

鹿野苑

鹿野苑（Migadaya，也稱仙人論處或仙人鹿園，今稱 Sarnath 沙爾蘭特、薩爾那特）屬古婆羅提斯國（今之 Banarasi，婆羅奈），位於恆河（The Ganges river）畔，現今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古聖城瓦拉納西（Varanasi）西北方約十公里處，是佛陀悟道後初轉法輪，開講四聖諦的地方。玄奘記有：「大垣中有精舍，高兩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階，磚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十二世紀末，“伊斯蘭教”教徒入侵後，所有古佛塔、紅磚寺院全數被摧毀。

園中近代由英人康寧漢挖掘出土的，最醒目的是傳說佛之父王淨飯王（Suddhodana，首圖達那。但可能是指阿育王）為紀念佛陀成道所建之塔（Dharmarajika Stupa，達瑪拉吉卡佛塔，法王塔、法輪塔），塔為磚造覆鉢式塔，估計原塔高 143 公尺，下層石築，上層為實心磚砌，是阿育王供奉佛陀舍利的地方。塔旁有古佛寺遺址及被列為印度國寶的阿育王石柱，柱頭雕刻四隻背靠背前腿挺直、連身圓雕的獅子（象徵王權，獅頭上有殘痕，疑是有象徵法王與轉輪聖王的“法輪”），面向四方，足踏覆蓮座，用以象徵帝國由於推行佛法而威震四方。

如今印度共和國的國徽就是以該柱為藍本，採由正面可見的三面獅頭雕像，附有天城體梵文『法勝』二字。此石柱應是犍陀羅的希臘式藝術創作品，尤其採用鹿野苑出產質地精緻的黃白色岩石雕刻，並且打磨得光潔發亮，玄奘形容「石含玉潤，鑑照映徹」。鹿野苑在「笈多王朝」時（西元四到八世紀）更是一個佛像製造中心，而該達瑪拉吉卡佛塔也改建於笈多王朝時期。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寫佛寺“香堂”說：「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庵沒羅果（芒果）。石為基階，磚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黃金隱起佛像。」西元 1194 年，“伊斯蘭教”大軍由庫塔布丁·艾貝克（Qutabuddin Aibak）率領橫掃鹿野苑，焚燒一切，使佛教從此在鹿野苑消失。

此地於公元 1931 年新建了一座慕爾甘達·庫提寺（Mulgandha Kuti Vihar），是模仿菩提伽耶的摩訶菩提寺的樣式（另說是依據阿羌塔石窟佛寺為藍圖），裡面供奉佛陀初轉法輪（Buddha in Dharmacakra Mudra）的金色佛像。寺內牆上為日本畫家野生司香雪的作品，是描述佛陀生平故事的彩色繪畫。寺的右側庭園內，有一棵從斯里蘭卡切枝移植來的菩提樹。另外此地還修建有中華寺以及其他國家型式的寺院。

王舍城

王舍城（Rajgir 拉杰吉爾，後改名 Rajagriha，即皇室宮殿之意）也在比哈爾邦巴特納縣伽耶城附近，是西元前第六世紀時「摩竭陀王朝」（Magadha dynasty）建都之處，位於那爛陀（Nalanda）南方十二公里。王舍新城也是佛陀平服醉象及開演《法華》之所在，佛陀在此講經達五年之久。而且頻婆沙羅王（Binbisara，毘婆羅王）所獻著名的“竹林精舍”房舍（維奴拉那 Venurana vihara，另又說土地為迦藍陀 Kalandaka 長者從外道手中收回，所獻出之竹園）、耆婆芒果園精舍（Jivakamravana），以及那爛陀僧伽大學（Nalanda Monastery）遺址也在此附近，僅距離王舍城 11 公里左右。

王舍內城是在我們所熟知的靈鷲山（Gridhrakuta Hill、Vulture Peak，亦譯為耆闍崛山）等五座山峰環繞下，城南山（Vabhara）拉杰吉爾的七葉窟（Saptaparnaguha Saptaparni Cave）更是佛涅槃後六個月，大弟子大迦葉尊者（maha Kasyapa）集合五百阿羅漢（Arhat）成立僧團（sangha），並作“佛經第一次結集”之處。

舍衛城

舍衛城（Sravasti）法顯寫作拘薩羅（Kosala）國舍衛城，在今之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貢達（Gonda）·巴何萊契區拉普提河（Rapti river）南岸，正確的遺址位置仍待考證，它是古代商業要地，也是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為當時“婆羅門教”研習《吠陀經典》之重要地方，也是“耆那教”的聖地，因此常造成宗教政爭，佛教在此受到急速滅滅的命運。

此城中的“祇園精舍”（Jetavana Vihara）是昔日長者須達多（Sudatta，又稱 Anathapindik 善施、給孤獨）與祇多（Jeta）太子合捐“逝多林給孤獨園”，作為佛陀說法之處，佛陀在此度過二十四個雨季。

僧伽尸

僧伽尸（Sankisa，Sankasya，亦譯為劫比他國 Kapi tha。）今又稱山伽西或珊卡西亞，在中印度，今北方邦法魯迦巴德。僧伽尸是佛上忉利天（Trayastrimsa Heaven）善法堂，為母說法三個月後，降還人間之處。古代傳說城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伽藍之大垣內有三寶階之遺跡，為當時帝釋化作三大寶階，讓佛陀由此降下人間。

玄奘記說：「天帝釋乃縱其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晶）、右白銀。如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下，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梵）天眾凌虛，散花讚德。」

當然玄奘只能看到後代帝王「壘以磚石，飾以珍寶」的寺院建築，寺中有佛陀時像，天帝釋和梵天王分立兩側。惜年代久遠，所以，此地只留有不知何時雕刻的一對巨大佛足

印，以表紀念。並曾挖掘出據說阿育王為紀念其地殊勝所立之石柱，柱頭雕牛而非獅子（另說是象頭）。

毘舍離

毘舍離 (Vaisali) 位在恆河北岸，古名吠舍釐、薛舍離，是十六國之一“跋耆國” (Vajji) 部落聯邦的首都。

佛滅後一百年，七百賢聖為“佛教第二次結集”，重訂達磨（法）與毘奈耶（律）之處，但此次之「十事爭議，均為非法」反造成後來的根本分裂。

距離比哈爾邦的首府巴特那 (Patna, 即 Pataliputra 音譯波羅梨弗或波吒釐子城，意為華氏城) 約 55 公里，哈吉普爾 (Hajipur) 以北 29 公里。毘舍離是佛教古城，也是當時十六國中之一大國，為該城首富維摩詰 (Vimalakirti, 毘摩羅詰，即無垢或淨名) 及其子寶積 (Ratnakara) 的故里，更是“耆那教”教主大雄 (Mahavira, 救度者之意) 的誕生地。

西元七世紀時，玄奘法師所見的吠舍釐城，「基址方圓六、七十里」，「少有居人」，但是「聖跡繁多，難以具舉」。該地花果茂盛，盛產菴沒羅 (芒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亦為阿難尊者入滅處，仍存有紀念他的紅磚塔 (Ananda Stupa)。其不遠處貝克羅村 (Bakhra) 現仍立有高五、六十尺的阿育王弘法石柱，柱南有池，附近不遠有紀念塔，曾是獼猴鑿水池 (Markata-hrada)、獻蜂蜜給佛陀的地方。據說佛陀曾在此地附近一位女妓阿姆拉帕莉女 (Amrapali, 菴沒羅樹女保護者) 所有的芒果園說法，古代「菴沒羅樹園精舍」之前建有塔。

拘尸那迦城

據說釋尊成道時曾答應魔王，當其教法廣為人知，聲聞弟子皆能護持正教、宣說妙法時便入滅。拘尸那迦城 (Kushinagara, 庫希納迦拉、拘尸那揭羅，古末羅國 Malla 的一個小城鎮。意譯有香茅城、上茅城等。) 就是佛陀涅槃之處。有說是在今北方邦狄歐利亞區哥拉浦爾縣 (Gorakhpur)，甘達克河 (Gandak river) 左岸的迦西亞 (Kasia, 玄奘譯為伽悉亞)。但是西元 1823 年葛萊勒 (Q. Carlyle) 發現了佛陀涅槃的遺跡，則在迦西亞以北一英里半，現名 Matha Kunwar，意即“死王子”，那裡出土了佛陀的涅槃石像。

就在佛陀離開毘舍離城欲前往王舍城，途經拘尸城不遠的村莊波伐 (Pava) 時，八十高壽的佛陀接受准陀 (Cunda, 或譯須陀) 供養的旃檀樹木耳，翌日發病，佛陀自認「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終於在村外西拉尼亞瓦提河 (Hiranna-vatii river) 西岸，選了樹皮白青，葉甚光潤的娑羅林雙樹 (Sala tree, 有說是四樹) 下涅槃。

玄奘法師當時所見涅槃廟 (Mahaparinirvana Temple) 遺址，記有「大磚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翠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

以記如來寂滅之事。」可是當時的拘尸那迦城已是「城郭積桑，邑里蕭條」，故今日既不見石柱，建物也僅存遺跡。

後代則造有涅槃堂（Nirvana Temple），現存放有一百二十多年前出土，長六公尺的鍍金臥佛石像，瞻仰這佛像時，從正面看佛顏安詳寧靜，表現涅槃寂靜；從左側看佛的雙眉微皺，有為眾生悲憫之態；從右側看佛面帶微笑，表現悟道的欣慰。現今新建了緬甸寺和稱為雙林寺的華僧寺院。

○犍陀羅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犍陀羅（Gandhara，梵語有“香國”或“香地”的意思）位於旁遮普省（Punjab）西北部，印度河西岸，即以今巴基斯坦（古信度國）的白沙瓦谷地（Peshawar，即古稱之富樓沙 Purushapura）及其比臨阿富汗東部之喀布爾（Kobel，古譯為高附Kao-fu）、斯瓦特（Swat）、巴奈和巴爵爾一帶。

西元前327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阿富汗和印度境內，前一年即攻下犍陀羅。當時印度是屬於摩揭陀國的「難陀王朝」（Nanda Dynasty）時期，該王朝奴隸出身的將領旃陀羅笈多·毛里耶（Gandra-gupta Maurya，後來稱為“月護王”），趁著在希臘人的控制地區擴張勢力，打敗亞歷山大留駐的軍隊，以華氏城（Pataliputra，今巴特那市Patna附近）為首都，建立「孔雀王朝」（Mauryas Dynasty）成為天竺第一個真正的皇帝。

後來，亞歷山大的後繼者敘利亞王國的塞琉西一世（Seleukos I，塞琉古·尼卡托）為了換取戰象，曾把包括犍陀羅在內的興都庫什山（Hinku Kush Mt.）以南的喀布爾、赫拉特、坎大哈、阿富汗斯坦和俾路支斯坦（Baluhistan）讓給了旃陀羅笈多，使犍陀羅納入「孔雀王朝」的版圖。

後來希臘裔巴克特里亞（濮達、大夏，Bactria）總督狄奧多特（Diodote）起兵反叛“塞琉西帝國”，於西元前250年建立了巴克特里亞及大夏王國（Graeco-Baktrien），隨即進入興都庫什山以南及旁遮普等地，以巴克特拉（Baktra、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巴爾赫 Balkh，古稱藍氏城）為首都，犍陀羅又成為大夏的領土。

大夏諸王在其境內大力推行希臘化（Hellenism），犍陀羅當然也受到影響。西元前139年，大月氏（原居瓜州允姓之戎）侵入臣服大夏，建立「貴霜王朝」（The Kushans），迦膩色迦王（Kaniska）遷都白沙瓦，並大力扶持佛教，曾建立一座大佛塔和僧院。也於喀什米爾舉行佛經的“第四次結集”。其後有一王名呼必虛卡王，也是佛教的贊助者，因為在恒河河谷的夏瑪普爾（Dshamalpur）發現建立了一座大型僧院，其名為“呼必虛卡的毘訶羅”。於是在此東方具有希臘古文化影響的地區，產生了特有“犍陀羅佛教藝術”。

犍陀羅（Gandhara，甘達拉）是中亞的文化、宗教重鎮，天竺（Sindhu，身毒）佛教經由犍陀羅傳到中土，當然也將犍陀羅藝術帶入。犍陀羅藝術是一種融合了希臘、羅馬、大月氏（the Great Yueh-chih，睹貨羅Tukhara，阿姆河上游一帶）、罽賓（今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及迦濕彌羅Kashmir西部）、康居（Kirgiz，Kossack，即粟特Sogdiana，粟特河流域一帶）、塞人（the Shakas，古代居住於伊朗的薩迦人，即斯基泰人Scythians，又稱為西徐亞人）、安息帕提亞人（Parthias）藝術內涵的藝術風格，其主體表現留存下來的是佛像藝術。

學者們稱犍陀羅藝術可分為興都庫什系、阿富汗系、西域系，於是犍陀羅藝術沿著絲路東傳，經過新疆、河西走廊、陝北高原，都留有其蹤跡。當然除了犍陀羅藝術，希臘、羅馬式的繪畫、波斯的壁畫與翼獸石雕等藝術，也沿著漫漫絲路傳入了中國。

據錫蘭所傳，「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阿育王派遣傳道師末闍提（Madhyantika，Majihantika）進入迦濕彌羅及犍陀羅，是為了感化龍族（Nagas，應是蛇族，迦濕彌羅之大蓮湖Mahapadama lake附近住居的亞蘭人——非亞利安人種）的野蠻人，以解脫其罪業。龍族王阿羅婆拉（Aravola）接受皈依正法，於是土著野蠻人“夜叉”（Yaksa，）領軍“盤茶鬼”（Panchaka）之妻“訶梨帝耶”（Hariti）亦共有五百弟子皈依正法。如果是有這個事實的存在，可能有必要去考證，是否為這些土著後來進入象雄地區，影響了西藏的原始本教（苯教）。

在古印度沒有龍的崇拜，只有蛇的崇拜，這個習俗是否與蓮花同樣源自埃及，仍值得懷疑。通常中土把蛇翻譯成中國的龍，把大一點的湖當成海。大蓮湖海中有一座聖島，據說就是龍樹菩薩（Nagarahara）進入龍宮（島），把《華嚴經》

（Buddhavatamsaka-mahavaipulya sutra or The flower gallant sutra）背誦下來的地方。

「貴霜王朝」的統治約於西元230年，因受到「薩珊王朝」（西元226-637年）統治者阿爾達西爾·帕帕干的進攻而結束。西元390年，巴里黑的貴霜人在柔然人的壓力下，退至興都庫什山以南，在首領寄多羅的帶領下，從薩珊人手裡奪回了喀布爾、犍陀羅和西旁遮普，建立寄多羅貴霜。

約在西元460年，白匈奴（White Huna、Sveta Huna）進攻位在中印度的寄多羅貴霜（笈多王朝A. C. 320-650，Chandra-guptal史學家所稱的小貴霜）前，寄多羅貴霜完全仿倣其祖先，十分重視藝術的發展。可惜經白匈奴的破壞，犍陀羅及其藝術從此逐漸衰退煙滅，大量的佛寺和塔婆被焚毀，玄奘大師和宋雲路過此地時，只能記下帝日王時期（A. C. 412-454年，Sakraditya，亦即童護王Kumara-gupta）佛教盛況被毀的情況。

後來佛寺和塔婆便不再回復，整個犍陀羅地區留下大量的佛教遺跡，“印度教”廟宇就直接的建在佛教遺址上，這是在“印度教”的濕婆、雪山女神取代了佛教的一切神祇以後。或者是佛教向印度教密宗妥協，逐漸吸收並形成了密教以後，而呈現的模糊狀態，才有那種情形。

在帕提亞時代（西元25-60年，王莽篡漢到漢光武帝、漢明帝期間）希臘文明傳播的熱浪到達犍陀羅。此時的佛教發展成大乘佛教，佛有三身、無所不在的理念成型，佛陀已被升格為超凡離俗、神威無比的神。因此首次產生了灰泥塑造的無數佛陀與菩薩的造像，而且為了滿足信徒們的崇拜需要，迅速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藝術。而石雕佛像則是在「貴霜王朝」迦尼色迦時代（西元128-151）以後發展開來的，於是這時期的佛像有著純希臘風格的作品。

如果，將犍陀羅所發現的佛像，與福徹爾博士在《佛教藝術的開端》一書中發表的那些得自希臘基督教的耶穌像作一比較，就可知道佛陀像是希臘人按照耶穌和聖徒的風格雕刻的。

由上可知，“犍陀羅藝術”的佛像造型為何有濃郁的古典藝術風格，不管十九世紀的考古學者稱之為“希臘佛教藝術”或“羅馬佛教藝術”，都是身軀雄健高大，高鼻垂耳、眉細眼大、肩寬腰細，內著僧衣、外著半披肩袈裟。而且是依據希臘本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的造神風格，將當時已經神化了的佛陀也塑造了佛像，打破了佛教不能顯示佛陀形象的禁令。如果從這個事實看來，佛教“像法”時代的即早來臨，不知是要怪希臘人多此一舉，還是如佛陀預言冥冥之中已定。

○波羅王朝的密教（Guhya, Vajrayana, Mantra）擁護

西元 750年東印度孟加拉「波羅王朝」（Pala）始興，延續約四百年，為密教（Guhya）佛教的全盛期。原始佛教裡沒有創造天地的主宰，沒有能夠左右人們的鬼神，更沒有死後可去的天堂。到了此時期，什麼都有了，有本初佛，有淨土，還有滿天的鬼神眾，加上古老的咒術，密乘佛教在此時期就顯得熱鬧異常。

「波羅王朝」是興起於八世紀的東印度恆河平原比哈爾邦（Bihar）及孟加拉（Bangladesh）地區一帶，向來對採取保護佛教的措施不遺餘力。「比哈爾」之名源自 vihara，指的是「佛教寺廟」，可見和佛教的淵源有多深。瞿波羅王（Copala）（西元750～770年在位）先於摩揭陀（Magadha）國建立歐丹陀菩利寺（Odantapuri temple）。

其繼位者達摩波羅王（Dharmapala，西元770～810年在位）對佛教特別推崇，嫌當時的那爛陀寺（意為大神龍住處，今比哈爾邦巴特納之巴羅貢村）不夠宏大，又在恆河南案的小山上興建了超戒寺（一般稱為超行寺或超岩寺，即以王號命名的毘俱羅摩尸羅寺，Vikramasila temple），該寺中間是大佛殿，四周是顯教五十四院，密教五十三院，共計一百零八院，成為當時的密教中心，凡在該寺學習畢業成績優秀者，國王頒給“班智達”大學者的學位，有重大成就者又稱為“守門師”。

接著德瓦波羅王（西元810～850年在位）更將古德來庫打卡寺（Traikutaka temple）

改建，擴大改名為蘇瑪菩利寺（Somapuri temple），寺中有千佛塔。其後羅摩波羅王（Ramapala，西元1077～1120年在位）於北孟買（Bombay），興建迦嘎打拉寺（Jagaddala temple）。

可惜約有四百年歷史的「波羅王朝」，卻在十二世紀中葉，被來自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納王朝」（Sena Dynasty）消滅，佛教因而急遽衰落。「色納王朝」存在沒有一個世紀，在十三世紀初，因更強大的“伊斯蘭教”勢力入侵，基於強烈的宗教偏見，對佛教徒完全採取鎮壓，殘殺大量僧眾，強迫改信“伊斯蘭教”，佛教寺院及文物徹底被摧毀，佛教徹底潰滅，而從此在印度消失。

○絲路南北道的佛教

據說可能是在西元550-552年之間，兩名聶斯托利派教士將蠶卵藏在一根挖空了的手杖中，從中國帶到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從此養蠶業就擴展到了東羅馬的領地。在之前，由中國輸出到歐洲的絲綢，已經廣泛影響羅馬時代的衣著，其流行之廣，不僅貴族穿著，羅馬史學家馬賽里努斯甚至聲稱：「搬運工與公差等各階層都普遍穿著絲綢」。

但是使用“絲綢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the Silk Road）這一概念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生平1833-1905年），他曾三次訪華，在西元1877年出版他寫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路》一書中，將往返西域的駱駝商隊所走的路稱之為“絲綢之路”，從此這個名稱才被各國學者廣泛使用。後來雖然有人嘗試以“佛教之路”、“寶石之路”、“陶瓷之路”或“玉之路”等其他的名字來取代之，總沒有“絲綢之路”這麼貼切。

由於山、海與沙漠阻隔了古代民族間文化的交流，而各自發展了獨特的文化。而使得中國、天竺與希臘、羅馬文化產生交流的，應該以絲路的開通居功最大。現今所稱之西域絲路有草原絲綢之路與綠洲絲綢之路兩個說法，草原絲綢之路是指橫貫歐亞兩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路線；綠洲絲綢之路是指經過中亞沙漠地帶中沿途片片綠洲的道路。隋代學者裴炬在其著述的《西域圖記》中寫說：「……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帶。

“北道”從伊吾（哈密Hami）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Gaochang，今之吐魯番Turfan）、焉耆（Karashahr、Arkcik，黑城、阿耆尼國Agni、Aknidis，龍姓部落）、龜茲（Kucha，今庫車、沙雅）、疏勒（Kashgar、Kasc），度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又經拔汗（Parwanc，拔換）、蘇對殺那國（Sutrushana）、康國（撒馬爾罕，Samarkand）、曹國、何國、大小安國（布拉哈）、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

“南道”從鄯善（今若羌）、于闐、朱俱波、羯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Tochara

敦薨；突厥語Toxri）、悒怛、帆延、曹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近年所稱的絲路“北路”指的是最北的絲路，此新稱的北路由敦煌（Touen Houang）、伊吾（哈密）、烏魯木齊、石河子、伊寧到今之吉爾吉斯共和國的碎葉（伊塞克湖Issyk-Kul旁的雷巴奇耶Rybec je附近）、怛羅斯（Dzambul）、沿錫爾河（Syr Darya）畔經過鹹海（Aral Sea）、裡海（Caspian Sea）旁的阿斯特拉汗（Astrachan）至黑海（Black Sea）的羅斯托夫（Rostov-na-Donu）。

“南路”近玉門關的若羌地區，其佛教的輸入約在西元一世紀左右，顯然比于闐慢了近百年之久。而從西元220年曹丕建魏國到晉朝、南北朝至西元581年楊堅建立隋朝，這三百六十一年間，西域從東漢末年的二十餘國，相互兼併結果，共有七個國家，天山以北有烏孫國（今伊犁河及帖克斯河流域之地）和車師前國（今吐魯番）；天山以南有焉耆（烏夷，喀喇沙爾Karashar）國、龜茲國、鄯善（羅布泊Lop-Nor、Nob東，今若羌）國、于闐國、疏勒（Kashgari，也稱佉沙Khyesa，古之伽師國，即今之喀什）國。又加上鮮卑、柔然（蠕蠕）、高車、厭哒（Ephthal、Hephtalites，白匈奴 White Huns）四個民族趁機而入，在西域長期進行爭霸戰，但也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此時期前的西域雖存在著“薩滿教”、“祆教”、“道教”等等的宗教信仰，但佛教進入後，逐漸成為具統治地位的宗教。

照《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的說法，大夏金輪王丘就卻（他也被稱為阿育王）當時所佔領國土，也包括中亞的龜茲、于闐、烏孫、康居（今巴勒喀什Balkhas湖以西至鹹海一帶地區）等地及漢朝部分的領地。但《大唐西域記》裡玄奘為何沒有提到丘就卻在中亞興建的地方教化中心「如來神廟」——「雀離大寺」？

中國從絲路輸出的工藝品除了絲綢之外，還有漆器及灌溉的技術。由中國輸出的農作物有玫瑰、茶樹、桃、梨、杏、肉桂、黃連、茯苓等；西方輸入的有農作物葡萄、蠶豆、胡蘿蔔、豌豆、胡瓜、胡麻、胡桃、大蒜、香菜、胡椒、苜蓿等。樂器有印度、波斯、中亞的琵琶、箏篪、笳、笛等，另外有阿拉伯的乳香、東非的紫檀、埃及的琉璃。中亞的舞蹈與羅馬的雜技，也由絲路傳入漢地。可見絲路是如此的繁忙，為了漫長行旅的需要，商人都會依賴宗教的力量來解決精神的寂寥，平安往返數千公里的路程，因此各種宗教也就隨著商旅的足跡，傳到中原。

○于闐的佛教

位於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絲路“南道”，是從敦煌沿崑崙山北麓西行，經樓蘭（鄯善）、若羌（Charkhlik，卡克里克）、且末（Qurqen）、于闐（Hotien，Khotan，Udun，和闐，今之和田，古代也稱馬秦、于遁、兀丹、幹端、忽炭。沿315號公路現分別有和田市與于

田縣相鄰著)到莎車(Soche, Yarkand 葉爾羌)及蒲犁(今新疆塔什克爾干),由莎車翻越蔥嶺(Pamir Mt. 帕米爾山高原),向南可到達迦濕彌羅(Kashmir, 今印度之克什米爾)或罽賓(今之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Kabul 及克什米爾一帶),是屬於較官方的通路。

但是民間的交往捷徑,則是由于闐直接到皮山,由皮山經子合(斫句迦, Karghalik)、烏紇而達迦濕彌羅,再西行可至安息和地中海東案。依藏文本《于闐國授記》,於西元前 77 年,漢昭帝元鳳四年,佛教在此期間已經由迦濕彌羅進入中土,直接傳入于闐。

絲路“南道”是以于闐為中心,于闐有三寶:白玉、絲綢和地毯,都是絲路上搶手的貨品,此外也產糧食、葡萄、瓜果、棉花、蠶桑。于闐是歷經漢、魏直到北宋,千年以上的古國,其王統持續不斷,堪稱世界紀錄。尉遲氏所建立的于闐國,背負崑崙山,面對大漠,在玉龍喀什河(墨玉河)與喀拉喀什河(白玉河)的滋潤下,以產美玉為西域的古國盛名至今。

魏晉以前的于闐只包括今之和田、墨玉、洛普三縣的地域,魏晉以後逐漸強大,兼併了鄰近的皮山、策勒、克里雅、尼雅、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等,成為西域的大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稱于闐為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諸胡謂之豁丹,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據說於西元前 70 年左右,迦濕彌羅的高僧毘盧折那(Vairochana, 遍照)首先將佛教的思想傳入于闐,是信仰迦濕彌羅“小乘佛教”的〈說一切有部〉(the Sarvastivadins)。十年後,毘盧折那被一商人帶至於城南杏樹下,以向王伏罪。毘盧折那見于闐王尉遲勝(Vijaya Sambhava),即向王說:「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鉢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折那鳴鐘聲告,佛即遣羅侯羅變形為佛,從空中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贊摩寺(利刹寺),此寺就是于闐最早建立的佛寺。

後來于闐王及人民皆敬信推崇佛教,於是當“大乘佛教”傳入時,于闐地區開始造佛像,興建成百的僧伽藍,成為佛教國家。法顯在《佛國記》提到當時城外七八里,有于闐王所建新寺:「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縷,金銀覆上,眾寶合成」的(覆鉢式)佛塔,塔後作佛堂。樑柱戶扇窗牖,皆以金箔。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

在今新疆浦洛縣西北沙漠中的熱瓦克寺遺址,有印度式格局的建築。其寺院中心建築覆鉢式的佛塔,塔四周築牆,牆內外貼塑一排排的佛或菩薩立像,寺院反而圍著塔建築,院牆之間形成右旋禮誦的迴廊。

法顯在《佛國記》提到於西元 401 年,晉隆安五年,他抵“于闐國”,稱「其國有四大僧伽藍,小者數以千計;四月行像,一寺一天,須從一日排至十四」。他掛錫(掛單)最大的瞿摩帝伽藍,描述說:「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

僧房，供給客僧及余所須。」瞿摩帝伽藍為大乘寺，僧人有三千人。

據《歷代三寶記》載西元 473 年，南朝宋元徽元年，法獻在于闐獲得《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觀世音懺悔除罪咒經》，可知“大乘佛教”已有密教流行。于闐人奉印度財神“毘沙門天王”為護國神，傳入內地被稱為“護法四大天王”之一，在唐代又成為“軍中戰神”。而于闐更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方，充滿著無數的古老傳說，有關建國神話、蠶絲的傳入、鼠墳的故事等等，都隨著佛教的信仰，又被賦予宗教的色彩，讓于闐佛教注入了新的內容，顯得更佳的神奇，也使于闐佛教的藝術增加更多的題材。

于闐東北丹丹烏里克（Dandan Oilug，意為“象牙房子”）有一座唐代小寺的遺跡，是一座小方室，四周圍以有等距過道的牆垣；方室中的方形基座，看來以前有一尊大型立佛，因為佛足仍在，此寺為繞佛參禮之用，彷彿是宮塔寺的小縮影。

據經典記載，釋迦牟尼佛涅槃後，有兩顆佛牙火煉成舍利，佛門稱為“靈牙舍利”，視為珍寶，一顆傳到“獅子國”（今之斯里蘭卡），一顆傳到“烏菴國”（今印度北部蘇瓦特），後來流落到于闐。

西元 475 年，宋元徽三年，法獻在于闐動身返中原時，一芮芮國（柔然）僧人將裝有佛牙舍利的銅匣交給他，銅匣寬一寸、長三寸內藏一顆佛牙，還有一方鑄有國王面像的銅印，專用來作這個銅匣的封印。法獻連同在于闐得到的十五顆舍利，一併帶回建康。在整整十五年間，他密而不宣，連弟子都一無所知，僅僅讓靈根寺的法穎過目。後來法獻將佛牙獻給竟陵王蕭子良，以示自己對佛的萬分虔誠。

聽說後來經過許多曲折，隋代時，佛牙被送到長安；五代十國時，佛牙被送到遼之燕京；十一世紀時，佛牙被供在北京西山靈光寺的招仙塔內（畫像千佛塔）；八國聯軍時，招仙塔毀於戰火，有幸被寺中僧人從廢墟中發現銅匣，才免以丟失。西元 1965 年由中國佛教協會暫迎至北京廣濟寺，西元 1969 年，在招仙塔原址重建佛牙塔，此稀世珍寶即原地珍藏至今。

南傳佛教國家的治國者，相信擁有、護持並能夠展示佛牙舍利的人，就表明他領有政治的合法性。因此，西元 1955 年 10 月，緬甸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人組團到北京迎請佛牙赴緬，為慶祝次年的佛誕 2500 年；西元 1961 年，斯里蘭卡的新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為了選前的允諾，也迎請此顆佛牙到斯里蘭卡，接受國人的禮敬，而平服了政權的不穩。

西元 1006 年（北宋真宗景德二年）或西元 1009 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于闐古國被伊斯蘭教聖戰所滅，結束了佛教中心的地位。根據《沙吐克·博格拉汗傳》所記，沙吐克（薩圖克、沙克爾）是新疆地區第一位信仰伊斯蘭教的國王，占有和闐以西的喀什噶爾，博格拉的意思是“公駝”，指的是比獅子更有挑戰性，有能在西域戰無不勝的稱號。

當時本名尉遲孫波（Visha Sambhata，有說尉遲即月氏）的和闐王李聖天雖有“獅子王”的稱號，但是長達數十年的滅法戰爭，最終仍被葛邏祿族（原為維吾爾族，今新疆喀

喇額爾齊斯河流域)建立的博喀拉汗(Bughra Khan)王朝的格拉汗滅了國。被滅國的和闐王族逃到青康藏高原,定居於今西寧一帶;有一部分王族和臣民逃向當時的佛教樂土吐蕃。留下來的臣民逐漸地改變了信仰,於是千年以上的佛教國家,最後於十三世紀,正是成吉思汗後裔分領的察合台汗國時期,和闐變成了信仰伊斯蘭教的新國度。

○龜茲的佛教

龜茲在古代的中文名稱有丘茲、屈茲、曲先、拘夷、屈支、屈茨、歸慈、俱支囊、邱茲、庫車等多種寫法,但若以今天的閩南河洛話發音,唸起來大致都同音。龜茲後來在西遼時稱為曲先,元代稱為苦叉,明代時稱為苦先,清代改回稱庫車州。龜茲為回鶻族之一種,也是西域由白氏建立超過千年以上的大國,北依天山,南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疆域相當於今之庫車、拜城、新和、沙雅、輪台、溫宿、阿瓦提、烏什為阿克蘇所轄及庫爾勒的部分地區。

沿著被世界第二大沙漠之稱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侵據,如今塔里木盆地北緣的絲路“北道”(今稱“中道”)是以龜茲為中心,大月氏、安息、康居及天竺諸國與漢地的往來,都以“北道”作交通,是沿著天山山脈南麓東行到中土的。“北道”途經疏勒(Sufu,疏附,今之喀什葛爾,Kashgar)、姑墨(拔換,跋祿迦,今之阿克蘇市 Aksu)、龜茲(Kucha、Kuca,今之庫車,古稱屈支、丘茲等等)、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吾(今之哈密 Hami)等地,一直到敦煌地區,古代的人民皆是信仰“小乘佛教”。

西元前一世紀初葉,疏勒王忠的舅父臣盤因國難避居蔥嶺西邊的佛教地區,因失意之餘而皈依了佛教。西元前 73 年,漢昭帝元鳳七年,漢使班超到達疏勒,擒獲龜茲貴人兜題,恢復了忠的王位,臣盤聞訊,不久回到疏勒(今之喀什)。疏勒是蔥嶺東西方交通的門戶之一,居絲路北道的要衝,佛教因此也傳到西域,臣盤可說是有史可考的西域信仰佛教的第一人。

雖然龜茲的人士在歷史上常都被漢文史籍冠以白姓或帛姓,龜茲王與焉耆王名之後皆綴 ar juna,含有白與龍之意,屬於同族。而逝於西元 348 年,晉康帝永和四年間的神異僧佛圖澄,學者也認為有可能是龜茲人。據《高僧傳》載佛圖澄為中國佛教密宗的先聲,他闡揚戒學,自律甚嚴,聲名遠播,門徒達萬人。他使佛教在晉朝被帝王作為信仰的宗奉,在國家的扶植下,參與軍國要政,同佛教教義合為一體。龜茲還把「佛陀」與原土信仰的「神天」結合成「佛天」或「佛神」,也為內地僧人所襲用。

龜茲位於北絲路的要衝,這裡是蔥嶺以東的佛教中心,許多東來西往的高僧都在此地駐錫,宏揚佛法,講解經典。曾經是希臘、羅馬、天竺、波斯和中原文化匯集的地方,西域的經濟也在此交融,是當時一個繁榮、富裕的所在。大約在西元五世紀以前,流行在龜茲的佛經是以梵文經典為主,因此有許多佛經都是在龜茲翻譯成漢文,其中《正法華經》成為漢傳佛教重要的經典之一。東晉安帝隆安五年,西元 401 年,龜茲國的高僧鳩摩羅什

受迎抵達長安，翻譯《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

龜茲人以田種、畜牧為業，地盛產粳稻、麥、糜，出葡萄、石榴、梨、桃、杏等果物。礦產有金、銅、鐵、鉛、錫和雄黃等，其中以鐵為最著名，其所產鐵器“恒充三十六國”。開鑿石窟要靠鋒利優質的鐵器，有充足的鐵器，更是大規模開鑿石窟的必要條件。龜茲的佛寺至今仍有跡可尋，石窟自東向西綿延 250 公里，目前殘存的石窟約有 500 餘處，如今之拜城縣境內有克孜爾千佛洞、台台爾石窟及溫巴什石窟；庫車境內有庫木土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爾朵哈石窟及瑪扎伯赫石窟和蘇巴什雀離大寺遺址；新河境內有吐乎拉克埃肯石窟。這些寺院是在新月形山脈的陡峭山崖開鑿出來的，岩石聖殿建築宏偉，裝飾有豐富的壁畫，以用來教誨眾生。這些石窟的開鑿歷經約一千年，直到十二、三世紀信仰“伊斯蘭教”的察合台汗國完全統治龜茲後，佛教在龜茲銷聲匿跡，石窟寺也因之而荒廢了。

《晉書》之〈四夷傳〉稱龜茲：「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高僧傳》中記有「雀離大寺」(cakri stupa、cakri sangharama，輪塔或輪寺)即《記集》中八寺之一的「致離藍」，從遺跡顯示，此寺庭宇寬顯、圖飾華麗。又，《出三藏記集》記說：「拘夷國（即龜茲），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雕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五十僧。劍慕王新藍六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舍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什，才高大，明大乘學，與舍彌是師徒，兒舍彌阿含學者也。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輸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舍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蔥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運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亦三月一亦房，或易寺。出寺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因知龜茲佛寺櫛比，僧尼眾多，佛教極為興盛。

龜茲在七世紀中葉時，被唐政府統一，安西大都護府治也從交河牽制龜茲首府伊邏廬城，因正逢唐代經濟的大發展時期，也帶來一片經濟興盛的影響，連帶佛教文化發展到了極盛的階段。九世紀中葉，信仰佛教的回鶻人在安西建立了政權，伊邏廬城仍成為首府，回鶻人將中原及龜茲佛教的藝術吸收，很快的形成有回鶻特色的壁畫藝術，讓龜茲地區的石窟依然繁盛。可惜，經過十一世紀末葉“伊斯蘭教”信徒及近百多年來德、英、蘇各國尋寶者的摧毀，在庫車、吐木休克、喀喇沙爾和吐魯番已然不見當時的榮景，但仍殘留不少仿效犍陀羅建築的寺院，可以證明此地的一時輝煌。

○高昌——吐魯番的佛教

吐魯番綠洲是東部天山中間的一塊山間新陷盆地，其盆地南緣的艾丁湖湖水平面在海平面以下 154 公尺，可知吐魯番是世界上最底的盆地之一。吐魯番白天平均氣溫在攝氏 38 度以上，所以有“火洲”之稱。西元前當地的文明早曾與中國、印度、伊朗以及東地中海的文明交匯與融合，由於漢魏文化的傳入，讓此地的王國公文以漢文書寫。

吐魯番盆地最早的居民是形似白種人的姑蘇人，在戰國時代就建立有自己的小王國，以畜牧為業，但受到當時匈奴人的役屬。此地區自漢代至魏時稱為車師（音「居」師）前部，漢代首在交河設了都尉府，在此時期，貴霜帝國和吐火羅斯坦的佛教已傳入此地區。

當地人稱高昌城為“哈刺火者”（哈喇和卓），鄰近今之吐魯番（Tur fan）東東南方 46 公里，在歷史上曾是西域的佛教中心。絲路“中路”上的高昌（Kocho、Gao-Chang）又稱高壁昌，位於火焰山前的開闊平原帶，其地表約在海平面以下 40 公尺。

因為南北朝時，柔然曾在此建立高昌國而名。西元四世紀下半葉，佛教已成為高昌的國教，高昌更是人人皆知的富庶之地。西元 465 年，北魏和平六年，柔然（蠕蠕、芮芮、茹茹）征服高昌，因為柔然族也是佛教徒，所以佛教更加興盛。佛教信仰與高昌王族勢力的合流，佛教寺廟也有了家族神龕的呈現，因曾考據出當時有四十多座寺廟是以豪族的姓氏命名。

在唐時稱高昌為“西州”、“交州”，且在古雅爾城（崖兒、交河）設置了安西都護府；遼、宋時又稱“火洲”、“和州”。

與交河古城齊名的高昌故城，據說是秦漢年代由車師人所建，古來因地勢高敞，物產昌盛，故有高昌之稱，當地人稱為“達克阿奴斯城”。位在火燄山南麓山腳下哈喇和卓村與阿斯塔那村邊，是木頭溝河澆溉形成之三角綠洲。維吾爾語稱高昌故城為“亦都護城”，內城之周回約有六里，外城周長有五千餘公尺，建築布局和當時的長安城相仿。“亦都護”是國王、神聖陛下的意思，“阿斯塔那”則是“首府”的意思。在內城北部的宮城，當地人稱為“可汗堡”（Khan castle）。就在堡院的東牆外西南之寺院遺址，德國人勒柯克曾經挖掘出一塊北涼承平三年（西元 445 年）的〈涼王大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證明這裡曾經是王家寺院。

城內尚有遺跡達七十餘處，大多是佛寺遺址。唐玄奘於西元 630 年偷往西域取經，路經高昌，曾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熱誠供養，盛情挽留下來講了一個月的佛經。並讓繼續西行的玄奘“懸渡凌溪之險不復為憂”。由此可見當時高昌城是盆地內的佛教中心。

高昌遺蹟西克普（Sirkip）古塔，建造年代不詳，是一處「宮塔式」的佛寺。此塔為磚構造，四方形平面，基座四面有柱龕，龕高約二公尺，其中一面隔為六龕，與米蘭大寺塔基正面柱之龕數相同，規模較小；方形塔基殘存六級，塔壁上佛龕密布，其中一面每級各有六龕，中置坐佛像。此寺塔的型制同鹿野苑伽藍“磚作層龕”的古制相符。高昌佛寺的「宮塔式」型制，則一直延續到九世紀中葉的高昌回鶻時期。高昌回鶻國（即十姓回鶻國）的王廷所在也是在高昌，為了和中原繼續保持政治、經濟往來，回鶻也讓內地佛教流行。回鶻人崇尚紅色，所以常在〈諸王出巡圖〉等圖面看到紅旗、紅甲服。雖然為絲路之重鎮，於吸收漢、印文化的同時，高昌回鶻並未擯棄自己民族的文化。從高昌回鶻佛寺的〈分舍利圖〉充滿自己民族的鮮明特色，就可看見。

《漢書·西域傳》記：「車師前國，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號交河。」南北朝以後古稱之交河地區（Jiaohe）成為高昌國的一部分，是麴氏王國（公元 499-640 年）的第二大城，屹立在兩條巨大的河谷之間。從吐魯番市西行約十公里就可到交河古城，這是世界上保存最古老、最大的土建城市，故城狀如柳葉型或船型之半島，它矗立在古代兩河相交而切出的一條高約三十公尺的峭壁谷地上，所以稱為交河，因此有著自然形成的屏障。這座至少有 2300 年歷史的夯土城（最新的考古說法卻是以「減地法」向下挖掘成街道，然後留出厚牆，再用木材搭蓋屋頂，形成街道建築。）城之腹地呈細長狀，全城約有一千七百多公尺長，寬約三百公尺。雖然遺址保存完好，但大部份建築有烈火燒過的痕跡，古城應該是歷經一場大火而被焚燬，看來就是乾枯的台地。城中其長約 350 公尺、寬有 10 公尺的南北大道，成為全城的交通主軸。

在此南北大道北端，有規模居全城之冠的大佛寺寺院遺址。這座佛寺遺址可能建在南北朝時期。佛寺的主體面積約有 5200 平方公尺，前院大門朝南大開，佛殿在後，東西廂是僧房，後殿中央建有佛塔，塔柱上部四面開有佛龕，龕中殘留的佛像，經風吹雨打已失盡風采。寺後是塔林，塔林中央是一座殘高有十公尺之高塔，塔上原有的佛像已不存在，唯有塔之四面各有 25 座小塔，以縱橫整齊的方陣守衛著大塔。如此承現，可能是新疆地區最早的密宗金剛座寶塔。

回鶻是突厥語族的先民匈奴或高車的遺族，蒙古語對回鶻讀音的漢譯為“畏兀爾”（偉兀、外吾、畏吾而、委兀），故知畏兀爾乃是回紇族（護骨、袁紇）的後裔，今維吾爾族的祖先。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 840 年），可能是大草原發生旱災與飢荒，造成毀滅性的內鬪，被來自現今居於吉爾吉斯坦的另一個蒙古西北高元的游牧民族黠戛斯所滅，十五個被打敗的回鶻部落西遷至庫車、哈喇沙爾（Karashahr，也就是焉耆 Agni）和高昌，約十年後以高昌為首府，在吐魯番盆地建國。回鶻王朝後來歸屬於遼朝，遼朝滅亡後，又成了哈刺契丹建立的西遼國的屬國，稱為“哈刺魯”。

但於十一世紀初之時，回鶻的另一個「喀拉汗王朝」（稱卡拉漢、哈刺汗國，亦即葛邏祿國）的可汗沙土克布格拉汗（撒吐克喀拉汗、博喀拉汗）改信“伊斯蘭教”，在他影響下，有二十萬“帳”的突厥語系諸部信奉了“伊斯蘭教”，使得佛教在中亞東突厥斯坦之地位幾乎完全被“伊斯蘭教”（因回人信仰，所以“伊斯蘭教”從此被稱謂“回教”）所取代。西元 1209 年臣服於蒙古成吉思汗後，高昌即不再是獨立的王國。西元 1275 年，元朝蒙古貴族海都、都哇、卜思巴等發動叛亂，並對效忠元朝的高昌發動了戰爭，以十二萬士兵圍攻持續半年之久，高昌王被迫遷出至甘肅的永昌，於是高昌王國的盛世終於走向衰敗。

明代初年，有陳誠西行至高昌，親睹此城殘破之狀，留下一詩：「高昌舊治月氏西，城郭蕭條市肆稀。遺跡尚存唐制度，居人爭睹漢宮儀。梵宮零落留金像，神道荒涼臥石碑。」

吐魯番附近有吐峪溝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吉木薩爾寺石窟。吐峪溝石窟是「麴氏王朝」的皇家寺院，也是高昌地區最早開發的石窟群；伯孜克里克石窟位在火燄山主峰的

背後谷中山腰，保存有九世紀以後高昌回鶻時期的遺物；吉木薩爾寺石窟位在今吉木薩爾縣破城子，該地古稱為“北庭”，是吐魯番綠洲之高昌“回鶻王朝”的陪都，又稱“別失八里”（Beshbalyk），突厥語五為“別失”，城為“八里”，意思是此地曾有五座小城。當十三世紀中時，東突厥斯坦都信仰了伊斯蘭教，唯有高昌仍是個單獨的佛教文化小島，繼續有著回鶻文的佛教文獻編纂。但是直到十三世紀末時，高昌與交河故城，因戰亂而廢棄，但仍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土築古城。1383年，吐魯番被信仰伊斯蘭教的察合台汗國後裔黑的兒火進行聖戰，從此新疆地區的佛教文明完全轉變成伊斯蘭文化所管轄。

○樓蘭——迷失的王國

塔克拉瑪干（Taklimakan）的意思是“進去出不來”，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樓蘭古國就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和“雅丹”（陡壁小丘，風吹、水蝕的土壑、溝漕及窪地的地貌景觀）劣地裡，有人稱她為“沙漠中的龐貝城”。這些“雅丹”地區稱為“烏爾禾”區，夜晚風吹過這些地區，會產生鬼哭神嚎的聲音，意思就是魔鬼城。這個茫茫大沙漠也稱為“瀚海”，最可怕的名稱是“死亡之海”。

西元 1899 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an Anders Hedin，生平 1865-1952 年）因維吾爾嚮導艾爾迪克（奧爾得克，羅布人，可能是樓蘭民族的後裔）的發現，終於揭開了被沙層掩埋 1500 多年的樓蘭古城的神秘面紗。

西元 1901 年，斯文·赫定終於準備妥當進入樓蘭（Loulan、Lulan，佉盧文發音 Kroraina）古城，他看到了城中高大的佛塔和大型建築物的遺址，並找到刻著忍冬（金銀花）紋飾，裝飾華美的木板、木雕、木簡和文書。

西出玉門關或陽關，最先進入的是樓蘭，此段稱作為樓蘭道，古城位在今中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界北境，塔里木（Tarim）盆地之東，孔雀河三角洲的南部，羅布泊（Lop Nur，清乾隆時地圖稱為魯普腦兒）西北岸上一片密集的“雅丹”地形中。漢朝時樓蘭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與敦煌接鄰，古代的絲綢之路其南北兩道就是從樓蘭分道，也是當時亞洲腹地的交通樞紐城鎮。

樓蘭國可能是在三千八百年前，相當於商代時期，生活在羅布泊地區的土著國家。如今有學者從出土的女屍的服飾判斷，認為樓蘭先民可能是塞種族人向東發展的一支。還有從古墓溝古屍頭骨判斷，具有北歐人的主要特徵。學者認為有兩個樓蘭文化存在，先後有不同的印歐人種到羅布泊地區定居。不管怎麼說，至今樓蘭國消失掉了，僅留下一片泥城，一些古物，一個很美的名字，一直是個謎樣的國度。

《史記·大宛列傳》云：「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即羅布泊）。」樓蘭與漢朝友好是在西元前 126 年，開始是張騫從西域回漢地之後。從西漢初年起，漢使及商旅去西域必經樓蘭，但樓蘭人受了匈奴人的反間計，叛離漢朝攻殺漢使，還殺了安息、大宛（位於今吉爾吉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產名貴的汗血馬）派赴漢朝的使節。

因此漢元鳳四年（西元前 77 年），派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安歸，立其弟尉屠耆為王，並改稱樓蘭為“鄯善”（Carcan 之對音，Cer-Cen，禪善）。漢皇還派遣士兵遠赴離長安六千一百里外，來到樓蘭屯田農耕，而有著清澈碧波的羅布泊，可知樓蘭當時還是西域的綠洲。具考據樓蘭當時有著一千五百七十戶人家，四萬四千一百多人口，分為十二個部落，幾乎都是逐水草而居。

可是，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中已稱樓蘭為“故城”，可見當時樓蘭早已埋沒在沙漠瀚海中了。唐朝詩人李白所作的《塞下曲》寫到：

五嶽天山雪，無花只有寒。
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
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樓蘭可能是經過一次的嚴重“熱窩子病”瘟疫，加上砍伐大量的胡楊木，作為棺木，造成地下的水含蓄量銳減，而使樓蘭急速沙漠化。雖然晉代以後曾設法引水搶救，卻沒有成功。直到唐代的樓蘭已是一個邊遠的寒地，已經消失在滾滾黃沙之海中。在元代時，馬可波羅經過此地，盡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在法顯的印象中，鄯善國“盡行天竺法”，全國僧人有四千餘人，全是修學小乘佛法。玄奘大師回國時，曾被鄯善古國降伏的且末城卻已是「城廓巍然，人煙斷絕」，“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未見居民且一片蕭條。此且末城傳說是經連續四十九天的沙塵吹襲而變成死城，一般認為是塔里木河改道，生活嚴重缺水而放棄的。

樓蘭古城以古水道為中軸，分成兩區：東北為寺院區，西南為生活區。寺院區有高聳醒目的佛塔，高有 10.4 公尺，是以土坯和紅柳枝夾築而成。塔基為方形，長 19.5 公尺；塔身高 8 公尺，為八角形；塔頂圓形，直徑約 6.3 公尺，殘高 2.1 公尺。在塔附近發現了一列拱坐的佛像浮雕，坐佛持定印坐於龕內，是犍陀羅常見的風格。在佛塔南面有一大片的建築遺蹟，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等人還曾在此發現各種精緻雕刻的木板與佛像，推測可能有座佛殿在此。

城外北郊另有一佛塔，與上述佛塔遙遙相對，兩座佛塔的造型十分相似，只是塔頂為一平台，台中還有一圓形台基，可能為佛塑像的基座。從所遺留殘物看來，樓蘭曾是一個佛教興盛的地方。從樓蘭出土的文物，有晉代手抄的《戰國策》和漢錦最是珍貴。其他尚有漢五銖錢、絲織品、玻璃器皿、陶器和其他古代錢幣。

樓蘭地區還有一個重要的佛教遺址——米蘭（Miran，有譯為密阮、磨朗），有「絲路明珠」之稱，她位於若羌縣（大部善，古稱石城鎮）東北方直線距離約 70 公里處。還遺留有至五世紀左右「鄯善時期」的佛寺遺址以及許多精美的壁畫，這裡可能是鄯善國的佛教中心。

斯坦因曾將在此地磨朗大寺中發現的精美壁畫切割下來，運往倫敦，引起轟動。其中最有名的是“帶翼天使”像，斯坦因說：「在亞洲腹部（Innermost Asia）中心荒涼寂寞的羅布卓爾岸上，我怎麼能夠看到這種古典的天使呢？」。印度的飛天本來是沒有翅膀的，這種背生雙翼的飛天原型，可能是來自希臘、羅馬古代藝術中的天使。

○敦煌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敦煌（原居民族吐火羅 Tokhara、Tusaras 的譯音，古稱“沙州”）是三條絲路交會到中土的一個重鎮，是古絲路的「咽喉之地」，歷史上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是西方文化傳入東方的第一站，曾經是月氏、烏孫、塞種、匈奴、羌族人的共同舞台。西方的香料、藥材、金銀、寶石以及中土的絲綢、繡品，都以敦煌為集散地。這裡也有著深厚的漢文化基礎，又最先接觸到東傳而來的佛教與佛教藝術，多處著名的千佛洞就在敦煌附近，所以保存有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

西晉時，世居敦煌月氏族的竺法護，精通三十六種語言，其譯經、傳教深入長安，並在長安建立佛寺，他是將佛教傳入中原的“敦煌菩薩”。敦煌還有一位高僧曇無讖，他翻譯了《大般涅槃經》，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甚大的影響。

拓跋魏佔領敦煌之後，一度設立了敦煌鎮。北魏是一個崇佛的國家，在其統治下，中原的佛教非常興盛。北魏任命宗室元榮任敦煌太守時，加封為東陽王，十分致力於莫高窟的開鑿。北周時，建平公任“瓜州”刺史，他同元榮一樣將中原文化帶去了敦煌。隋朝改立敦煌縣，唐初改為“瓜州”，一度又改為“沙州”，貞觀時曾改為敦煌郡，「安史之亂」後，又復稱“沙州”。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國力便逐漸衰弱，吐蕃在德宗建中二年（西元 781 年）佔領了敦煌。白居易就有詩〈縛戎人〉描述被擄唐人的心情：「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繫毛帶」、「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吐蕃族也是崇信佛教的一族，因此敦煌的佛像沒遭到破壞，反而避開了唐武宗「會昌毀佛」的浩劫。

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經過張議潮領導河西民眾的反抗，吐蕃結束了六十餘年對敦煌的統治。唐朝於是在敦煌設瓜沙歸義軍，由張議潮為節度使。張氏家族也是相當崇信佛教，因此在六十年的統治時期，也在當時開鑿了不少石窟，計達六、七十個。由於家族式的財力，所開石窟已無唐朝國力顯示的磅礴氣勢，呈現為地方世俗化的色彩。

繼張氏家族之後的是曹氏家族，在曹氏統治的一百二十多年間，一直保持著中原的制度與文化。同時也與回紇等國以姻親結盟，維持了敦煌一時的安定與繁榮。曹氏亦大力提倡佛教，建立畫院教導繪畫、造像，培養從事開鑿石窟的人才。所以在五代與北宋時期，境內佛寺林立，而且對敦煌石窟的新開鑿，是有著統一而獨立的風格。

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元 1036 年），西夏攻陷沙州，敦煌更形沒落。西夏甚少新鑿石窟，卻以覆蓋前代的洞窟而留下相當多的作品。元代信奉“藏傳佛教”，此時期就出現唐密和

藏密不同系統的佛像藝術，但已是敦煌石窟藝術的尾聲了。明英宗年間，因為國防的需要，將沙州居民遷往酒泉，沙州遂成爲廢墟。

西域的石窟群

○支提塔廟——中心塔柱石窟

義淨法師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時，才出現了健陀俱胝——“香殿”這個名詞，亦即凡是佛陀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或房舍，又稱爲“香舍”（Gandhakuti）。意味著那裡面有清香鮮花的香味，曾供養著偉大的佛陀，是佛的住處。天竺另一種紀念性的建築物就是佛塔，又稱爲“支提”或“塔廟”，不是用來埋藏舍利，而是佛教徒進行教儀活動的石窟建築。顯然已經把在印度最著名的是西元前一世紀挖鑿的卡利（Karli 支提，深 37.8 公尺，寬 14.2 公尺，高 13.7 公尺）塔廟，這種石窟型制傳來漢地後，空間縮小，窟內無法提供集會的空間，就在附近另建寺院。

中國西域地區最早的石窟寺是出現在龜茲（庫車）地區，庫車的森姆賽姆千佛洞於西元二世紀中葉開闢，比東蘇巴什廢寺的年代稍早。“石窟寺”因其內部大量繪製壁畫或雕刻佛像，所以又稱“千佛洞”。千百年來，西域的許多佛寺已被浩瀚的戈壁沙灘所掩埋了，幸好境內有石窟寺屹立在陡峭的山崖上，保存著古代建築雕刻、繪畫等藝術。

西域古代佛教在天山南麓山崖石壁上，開鑿了許多行型制不同的佛窟，一般都稱爲「千佛洞」。其中一種要以中心柱大形窟式的布局最爲完善、合理，塑像、壁畫也結合的最美好。這種佛窟有一巨大的方形中心柱，用以支撐洞頂，把洞內劃分爲寬敞明亮的前室、低矮昏暗的後室和便於行走禮佛的左右甬道。前室塑繪佛像、菩薩、說法圖及本生故事，用以宣揚佛教的種種善行。後室有涅槃佛的石台，則塑繪佛陀涅槃像及眾弟子哀悼的情景。

一個洞窟就是一座小型佛寺，是禮佛的最佳場所，所以這種佛窟又被稱爲「禮佛窟」，即「支提窟」（Caitiyas cave）。在印度供信眾禮拜的“支提窟”沒有供奉舍利，只有佛像，而有舍利的才稱爲“佛塔”。漢地石窟內所建的中心塔柱是四方形的居多，如大同雲崗石窟的中心塔柱；莫高窟的北魏 251、254、257 號石窟、北周 428 號石窟。

中形石窟寺爲窟頂作一面坡的木構建築，南北壁各鑿兩層小龕，中心方柱開四面龕；小形石窟寺爲長方或方形平面，拱形頂，於後壁鑿佛龕，沒有中心方柱和甬道；“大像窟”是在前室鑿露天大龕，從室內兩旁開甬道，成爲中心方柱，甬道後開拱形頂的後室，室的後壁鑿大石台；另有極少數較不同的方形窟，窟頂以覆斗式藻井逐層鑿出，有的套井甚至達七重之多。

○毘訶羅窟

天竺每一石窟群中都有少數的“毘訶羅窟”（Vihara cave），意爲精舍、僧院、住處。小乘佛教徒修行的居室、僧房稱爲“毘訶羅窟”，僧徒們在“毘訶羅窟”中靜坐修心，這

種洞窟比較狹小低矮，卻是當時苦修的最佳處所，所以又名“禪窟”。

其主要型制是在主室兩側對稱各開小室四個、八個不等，能夠打坐即可，故小窟只約一公尺餘見方。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帝王的倡導，佛教逐漸興盛，注重禪修、冥想默坐者多，在南北朝時遺留下的“毘訶羅窟”，都是當時開鑿的。西域地區僅在克孜爾、蘇巴什等地發現一些“毘訶羅窟”，敦煌也只有三處遺留有這樣的石窟，其他地方則不見此種石窟。

○涅槃窟

佛教徒最高的希望（成就）是能夠如同佛陀一樣進入不生不滅、涅槃（Nirvana）寂靜的境界。所以“涅槃窟”的臥佛表現出安詳寧靜、柔軟超脫的狀態，正是宣揚離苦得樂的最佳說法處。“小乘佛教”國家的涅槃臥佛寺建築最多，將此種寺縮小成為專供臥佛的石窟，仍是以巨大的佛涅槃臥像為主。不像中心塔柱形的石窟，把臥佛擺在陰暗的環行道的壁龕中。“涅槃窟”的平面為橫長形，在窟中造一長方形高平台，將佛陀的涅槃臥像直接橫臥在上，以供信眾頂禮。

○大佛窟

在古埃及、古希臘及「薩珊王朝」都有製造大型神像的傳統，特別在埃及有製造摩崖王像的傳統。“大乘佛教”為了安放或雕塑巨大的佛像而特別開鑿的石窟，就是“大佛窟”，但其數量比較少。

西元一世紀後的大月氏「貴霜王朝」時期，發展出“大乘佛教”，也開始有佛像的雕塑。據說從二至五世紀時，距今阿富汗斯坦首都喀布爾西北約 230 公里處，位於巴米揚省的山區，在興都庫什山脈（Hindu-Kush Mt.）和巴巴山脈的山谷間，也就是今日哈薩拉亞人的家鄉，由僧侶一錘一鑿所雕塑出來的巴米揚（Bamiyan，巴米安，古稱梵衍那國）大佛像，為後來開鑿大佛窟的源頭。

帶著古典的表情，身披古希臘「出水衣紋」長袍的巴米揚大佛像，有高 38 公尺的東大佛（釋迦佛）與 55 公尺的西大佛兩尊，大佛兩足旁都呈半圓形分布著數間僧房窟，而其附近更是密集的佛龕與石窟。玄奘說西大佛之東有伽藍，伽藍內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三百多公尺（千尺餘），並莊嚴微妙。

玄奘說此兩大佛金俞石所造，並且“金色晃耀，寶飾煥爛”；東大佛身著藍色薄衣（可能是後來藥師佛的基本造型），西大佛身著紅色薄衣（可能是後來阿彌陀佛的基本造型），顏面和雙手都鍍金。

可惜於二十一世紀開始不久，信奉“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基於信仰上堅執的排他性，為了建立一個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重申禁止崇拜偶像的戒律，無法容忍有人朝拜別的神祇，下令進行「滅佛運動」，搗毀阿富汗境內的所有佛像，

更動用火箭槍砲及爆破方式，摧毀已近二千年歷史的兩尊大佛。

雖然，事前曾引起全世界文化團體的關切，並有臨近國家要求收購佛像，但是阿富汗神學士（塔里班 Taliban）政權的最高領袖歐瑪，向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民反問：「你們要被稱作雕像摧毀者，還是雕像販子？」由於是如此的堅持，所以根本無法令其收回成命，此代表歐亞文化環節的兩尊大佛終於被摧毀，這真是人類文化的浩劫。

古代中國信仰佛教的帝王，最喜愛開鑿彌勒佛坐像的“大佛窟”，以反映其權勢，表現對崇高、雄偉的追求。在莫高窟、榆林窟都有數窟大佛窟。而龍門石窟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則屬“摩崖佛龕”，不列入“大佛窟”。

“大佛窟”的型制大都為上小下大，地面是方形的平面，窟頂為覆斗式或圓穹頂。為了能讓人們瞻仰佛像，通常就在佛像面向的正面壁上設置二、三個小窗，而且窟內也有供攀登的通道。

○佛殿窟——覆斗式石窟

中國五胡十六國時期，逐漸出現的方形而無中心塔柱的石窟，因其窟頂為覆斗形狀（藻井式，Apsidal）而名之。覆斗式窟頂高高拱起，沒有平頂的壓抑感覺。這種石窟通常在後壁開龕，像寺院的佛殿一樣，故稱為“佛殿窟”。其窟室開闊寬敞，很適合繪製構圖複雜、規模宏大的壁畫。所以，許多內容繁雜、壯觀宏偉的“西方淨土變”、東方藥師佛“東方淨土變”、“彌勒經變”等大型壁畫多繪製於覆斗式石窟內。空間印象良好，觀賞距離足夠，信徒不必再進行右繞的禮儀，可以在這裡聚集，做一般的供奉、禮佛的活動。

○背屏式石窟

背屏式石窟與“涅槃窟”、“大佛窟”、覆斗式石窟等都是中國所特有的石窟型制。佛教石窟傳入中國後，逐漸中國化的進程中，創造出他國所沒有的特色。主要見於晚唐的背屏式石窟，型制接近覆斗式窟，也是方形平面，但其面積需要比較大。鑿窟之時在壇後沿正中留出一面石壁，作為背屏，迎面的主室設有一中心佛壇於背屏之前，壇上布滿佛、菩薩、金剛、力士等群像。壇之四周與四壁保持有一定的距離，當作通道。壁面則不再開龕，讓群像均走出佛龕，和朝拜者同處於同一空間，因而像之塑造比較高大。

○阿羌塔（Ajanta，阿旃陀，思空、無思、無想）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建築的一種，印度近代被整理出來的宗教石窟，不下一千二百多個，以位於西印度成群聚集的最多，其中三分之二屬於佛教，其餘是“印度教”與“耆那教”。由於“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六波羅蜜，以「布施」為第一優先，所以大量布施開鑿石窟，就突顯出信徒的愚誠。

自古天竺有著許多石砌磚造的建築，但很少被保存下來，卻因為天然石窟能免去天災

人禍，唯獨石窟得以在後世重見天日。能夠媲美阿育王「孔雀王朝」的是「笈多王朝」(Gupta Empire)，該時期是佛教藝術的黃金時代，阿旃陀石窟就是在那時期開闢，現存最大的石窟。

印度國際大港孟買 (Bombay；現更名為Mumbai) 屬於瑪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只是個商業大港，一直代表著商業競爭的一面，而“印度教”的靈魂重鎮則在孟買以南。佛教古蹟則在孟買以東，位於該邦德干高原 (Deccan Plateau) 的“伊斯蘭教”古城奧蘭加巴德 (Aurangabad) 附近三十七公里處，該地附近有不少名勝。尤其距離奧蘭加巴德約一百公里處，有媲美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的文化古蹟阿羌塔與愛羅拉佛教石窟。

早在西元前一、二世紀就開鑿的阿羌塔佛窟群，素有「東方藝術之宮」的美譽，大致完成於五、六世紀，有長達七百餘年的歷史。可惜因為佛教的衰亡以及宗教的輪替，剩下一窟未完成，便轉移到愛羅拉石窟的挖掘，於是逐漸讓世人遺忘。直至西元1819年被英國馬德拉斯軍團的士兵們，在一次狩獵老虎的行動中發現，才重現於世。阿羌塔佛窟群共有二十九窟，其中都是精美的古代佛教藝術品，值得介紹。

玄奘對阿旃陀石窟是這般記述：「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台，背岩面壑，阿折羅阿羅漢所建…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誌曰：斯乃阿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有一象，聞之士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之震動。」今阿旃陀石窟16號窟門前尚有一對石象，即玄奘所記之象。

德干高原有的是堅硬的玄武岩，被瓦格拉河 (Waghora river) 河水切割的河灣山崖，山勢呈半圓形，正是建造石窟的絕佳地點。因此這裡的石窟都是以挖鑿開洞的方式來完成，而不是運用營造構築起來的。阿旃陀石窟共有29座洞窟，25座佛殿，4座僧房。石窟依其功能，分為刻有佛塔和其它他雕刻供信眾禮拜的「支提窟」，以及供僧眾修行居住的「毘訶羅窟」，僧房裡面簡單陳設了石牀、石枕，後來為了方便，在窟後中間也雕刻石像或彩繪壁畫，成為綜合式的石窟建築。

阿旃陀石窟從相當於阿育王時代開始，以當時無佛像的小乘思想為主流，所呈現無雕刻作品的石窟，一直延續到大乘佛教收編了外道眾多神祇的時代，讓大大小小的佛像、菩薩、神祇等，歷經約千年共築完成了阿羌塔佛窟群。對於大小乘佛教轉變的過程，阿羌塔佛窟群確實地將之紀錄下來，如今能作為考據佛教歷史興衰的地位，阿羌塔佛窟群正充滿著令人珍惜的疼愛。

阿羌塔佛窟群是從石山內部一氣呵成雕鑿而成，大都深具佛教內涵，主要是佛的本生故事、牧童放年、六牙象故事等，由其清靜莊嚴的寫實手法，達到另一種藝術境界。可是也有一些輕率、呆板的壁畫與雕飾。有些西方人認為宗教基本上應該棄絕俗世感官享樂的一面，所以對於此地運用如此豔麗的意象，來裝飾神聖殿堂，疑惑不解並頗有微辭。

○愛羅拉 (Ellora) 石窟群

愛羅拉石窟群距離奧蘭加巴城約二十八公里處，與阿旃陀石窟群相距僅一百多公里，共有三十四窟岩洞廟宇，全部是玄武岩材質所鑿刻出來的。有人以「在堅硬的石山，雕鑿出一座座裡外皆美的殿堂」讚嘆之。愛羅拉石窟群是結合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的混合信仰，所以結構十分類似，儘管外觀頗為一致，但窟內卻是各有春秋，並誠實記載了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興衰，這就是愛羅拉石窟群的最大特色。愛羅拉石窟群是於西元七至八世紀之間，屬晚期才建造的石窟群，與阿旃陀佛窟群同樣聞名於世，都是印度的國寶。這座石窟已於1983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愛羅拉石窟群的菩薩像，除了有高髻和寶冠化佛外，與如來像並無多大差別，且無論顯密大都是以現「在家相」的菩薩為主要信仰對象。愛羅拉石窟群分佈在兩公里長的路途中，前十二個石窟，已經有八世紀末的密教佛窟，也保存著當時佛教為了生存的必要，已融入了「印度教」的諸神信仰，佛像開始有多手多臂及忿怒像出現，並出現有曼荼羅的趨勢。七到九世紀新崛起的印度教石窟是第十三到廿九窟。八至十世紀所建的耆那教石窟，規模較小，為較晚期的作品。

由於古印度各教從教義的分歧，一直到相互吸收，終於使各神都能分別示現在其他教，因此許多「印度教」的神祇被引入佛門，都以菩薩稱之，最後使得信仰方式連自家人都分不清楚，也是造成佛教在印度被歸併為「印度教」而消失的原因。

臺灣南部佛×山某淨土宗道場，在其極樂世界仿石窟的佛像展示洞裡，貼了一張紅紙，上寫「密教興，佛教亡」六個字。其實，佛教在印度消失原因，第一章裡已談到，佛教徒要檢討的地方很多，看完本書後一定更清楚，但千萬不該愚蠢地只用那六字來推責。

○吐峪溝千佛洞

約開鑿於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吐峪溝千佛洞，位在鄯善縣吐峪溝河河谷東西兩岸的砂土岩壁上，是吐魯番地區現存最古老的石窟。洞窟有禮拜堂、禪窟和僧房，其型制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縱卷頂窟。中心柱窟及縱卷頂窟大多呈長方形，分有前、後室，但因毀損嚴重，只見主室及後室。

於「小乘佛教」並未提及未來佛及過去七佛，凡出現有無數佛的「千佛洞」，可以想見是「大乘佛教」興起以後的事。吐峪溝千佛洞有佛陀的本生故事，也有《觀無量壽經》的經變圖，雖然十六種觀想的內容已殘存剝落，但表示淨土思想曾流行於吐魯番一帶。

有些菩薩戴著波斯「薩珊王朝」國王式的帽冠，帽兩邊的飄帶較寬且直直垂下，與克孜爾、巴米揚及薩珊帽冠的飄帶多彎曲飄揚或彎曲下垂不同，必因是早期的作品之故。石窟有犍陀羅、印度、漢式不同造型的佛像，可見這裡是佛教藝術衝擊兼融合的一個中心。

○克孜爾千佛洞

開鑿於西元三世紀後葉的克孜爾(Kizil Grottoes)千佛洞，屬於龜茲國的領土管轄，位於今新疆拜城縣克孜爾鎮東南約九公里的木扎爾特(提)河河谷的峭壁懸崖上，北靠明屋達格山，南面是荒涼的雀勒達格山，其間由於河谷水源豐富，故炎夏期依然花草茂密綠樹青翠，風光幽靜秀麗。克孜爾千佛洞的維吾爾語稱為“克孜爾屋依”，意為「紅色的千間屋」，可惜於十一世紀，因伊斯蘭教進入新疆以後，便逐漸荒廢。據《悟空入竺記》稱安西(即庫車)境內：「有耶婆瑟雞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歲一時，採以為曲，故有耶婆瑟雞寺(Yurpishka Vihara)。」在《宋高僧傳》卷三也有類似記載。也是唐開元時有名的龜茲樂曲耶婆瑟雞成曲的源由。

克孜爾千佛洞現有洞窟 236 個，現存壁畫畫面約一萬平方公尺，其中最早的洞窟開鑿於公元 4 世紀，最晚的建於公元 8 世紀。都是開鑿在結構鬆散的砂石水積層的懸崖上，容易在風雨的侵蝕下崩塌，又經歷一千多年來的地震影響，因此當初開鑿的洞窟和窟前的設施有許多已完全毀損，甚至掩蓋了底層的洞窟。龜茲地區的禮佛窟、講經堂大都以中心柱窟式為主，窟室高大，窟門洞開，洞內平面為縱長方形，其前室則為方形，後部中央則鑿出蘑菇狀的佛塔，左右甬道天花亦是縱卷頂，但較主室要低，而存有仿波斯建築的寺廟，其頂亦有圓形者。絲綢之路南道吐魯番的房屋大多是拱形圓頂，可以免受炎夏天氣，不管房屋、洞窟、廟宇、印度塔等建築與犍陀羅發現的大體一致，但它們和北路的還願佛塔是不一樣的。

原先，克孜爾千佛洞是移植並模仿犍陀羅佛教藝術的代表，壁畫中的神像擁有雙翼，人物與畫風都是羅馬的風格。數百年後，唐太宗貞觀年間，隨著大唐帝國的統一和安西都護府的設立，漢人高僧又從中土將“大乘佛教”回傳到西域，並且在原是信仰“小乘佛教”地區開窟建廟，把漢族風格的大型經變壁畫繪製在西域的一些“千佛洞”中，如套式藻井頂的石窟建築就是漢土的特色。晚期這種漢人捐資開鑿興建的漢風窟，與克孜爾千佛洞相鄰，型制大致類同，就是庫木土拉石窟(庫木土拉維吾爾語意為“沙漠中的烽火台”)。

克孜爾千佛洞的佛殿附近，設有不少“僧房窟”，約占洞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形式多樣，大多有門有窗，有炕有壁爐，大體上都寬敞舒適。一般由居室、甬道和小室組成。但因戒律規定僧房內不得畫眾生像，所以僧房內幾乎沒有壁畫，若有也只是一些裝飾性的線條而已。

克孜爾石窟壁畫是在泥壁上直接作畫，而不是畫在塗白的泥壁上，千佛洞內的壁上所畫的佛教畫像有：本生故事、因緣故事、佛傳故事、經變圖畫、動物造像等等，線條流暢，層次清楚，富有立體感。同時也發現到印度教史詩《羅摩衍那》〈助彌侯〉的本生壁畫，顯示印度教曾滲入佛教體系中來。還有眾多伎樂飛天與龜茲舞蹈少女的美妙體態，輕盈優雅。其利用的西域畫像的技法有「屈鐵盤絲」、「曹衣出水」、「凹凸暈染」三種，並有菱形格構圖的壁畫創造，用鐵線勾勒和暈染色彩的手法，每個菱形中以最有代表的畫面來反映

一個本生或因緣故事，大大提高了繪畫的表現和藝術水準，都令人讚賞不已。

除了佛畫以外，洞窟還有大量的畜牧、狩獵、農耕、乘騎、手工、建築的寫照，顯示的是以龜茲原有的藝術文化為主，再融合了希臘、伊朗、印度、漢地的藝術，創造出一種特有的藝術，這是古西域唯一所見的特色。

○伯孜克里克石窟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在吐魯番東北約 50 公里處，南距高昌故城有十公里，是俗稱「紅山」的火燄山峽谷木頭溝中，也就是《西遊記》所描述的火燄山。在銀山之東的伯孜克里克石窟（Bezeklik cave），唐代名為“寧戎窟”，最晚開鑿的時期遲至西元十三世紀。伯孜克里克之維吾爾語意為“美麗的有裝飾之所”，壁畫遺存總面積 1,200 多平方公尺。壁畫以線描為主，色調以紅為主，配以淺紅、藍、綠、黃、黑等色，畫面豔麗熱烈，其寶相莊嚴、朵雲相間、圖案美觀。

伯孜克里克石窟最早的洞窟，約為高昌麴文氏王朝時期所建，歷經唐西州時期、高昌回鶻時期、遼、元，直到十三世紀，一直是吐魯番的佛教聖地。十四世紀末，伊斯蘭教進入吐魯番地區，由於宗教的衝突，石窟遭到嚴重的破壞。原有洞窟八十三個，現今上有五十七個。窟中繪畫不但繼承了早期傳統的佛傳，內容有本生因緣、初轉法輪、降魔、焚棺等故事。也在各窟繪製千佛及以立像為中心的供養像，有回紇、蒙古及西域的供養人之畫像，並有古代回紇文、漢文、波羅米文(Brahmi)、西夏文等題記、經文，為現今研究新疆地區各民族文化的學人，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型制比較複雜，主要的構築一是在斷崖立面上開鑿石窟，在窟前接砌土坯前室；一是在與斷崖相接的台面上用土坯砌建成窟。兩者均為銀山以西各石窟所未見。

石窟平面大致為長方形和方形兩種，以長方形的居多。北區以中心柱窟為主，中區和南區則為長方窟和方形窟。有的窟室中設有耳室及佛壇，窟頂主要為縱卷頂，亦有穹窿頂和套頭頂。主室前鑿有前室，有的數窟共用一前室，成為一組洞窟。窟內原配有塑像和壁畫，但至今僅遺留少部分壁畫。

○敦煌莫高窟

敦煌石窟（Dunhuang caves）是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萬佛峽）的總稱。莫高窟是中國四大石窟群之一，位在甘肅敦煌東南的鳴沙山東面的崖壁上，此座被稱為“東方的佛羅倫斯”、“世界畫廊”和“人類文化珍藏”的石窟，是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綜合博物館。這座世界級文化遺產於公元 2004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遺產名錄」證書。保存有從五胡十六國至元代九百多年間不斷開鑿的佛教石窟。位於峭壁上的石窟上下排列著三層，大小不一，窟數極多，有形容說：「毘節（比櫛）相連，累若蜂巢，宏偉無比。」莫高窟石窟是中國三大古石窟群之一。

莫高窟所在是一片礫石岩層，質地十分鬆軟，並不適合雕成石像，於是形成建築、彩塑、壁畫三者合一的藝術建構。這種特殊彩塑又可分為影塑、高浮雕、圓雕三種。在北魏、西魏、北周三個時代是莫高窟彩塑藝術的發展期。

北魏的 277 號窟以塑造彌勒像最為典型，其半裸的身軀，著綠色透體的長裙，衣紋為貼泥條式，身體裝飾長長的瓔珞，造型樸拙、色彩淳厚，表情莊敬恬淡，帶有中亞、天竺及波斯的風格。

西魏的塑像，人物眉目開朗，菩薩或上身半裸，或褒衣博帶，戴大冠著高履。人物已顯現出南朝士大夫的“秀骨清像”，臉瘦頸細，穿交領襦衣，胸前束帶作小結，外罩對襟式袈裟。

北周的彩塑開始出現具有道家意味的浮雕，人物造型則是融合西域的豐圓臉形與中原的秀骨清像，產生“面短而豔”的另一種風格。有所謂“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之感。

唐朝的彩繪、雕塑都是莫高窟藝術的頂峰，人物曲眉秀眼，膚色晶瑩光澤，其豐美、富麗、華貴、濃豔，顯見當時文明富裕。唐以後則逐漸走下坡，而進入衰退期；宋代的塑像就有臃腫、笨拙、呆滯的感覺，已毫無生氣。西夏曾加入莫高窟的雕繪，但呈現出苦澀、冷清的氣息，顯然與建國的苦難有關；元代因為密教的流行，所以出現藏密的佛像人物，長眉大眼，身姿婀娜，但又對比強烈。

據莫高窟所保存的文獻，於武則天聖曆元年（公元 698 年）刻記的〈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碑文記說自前秦建元二年（西元 366 年）開始，「有戒行清虛之沙門樂傳，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巖，造有一窟。」次有法良禪師，於其側更即營建。從此開始開鑿飲譽現今世界的莫高窟，應是敦煌石窟營建之首。

而 2004 年有大陸氣象研究學者賴比星研究後指出，所謂的「金光」光象，其實是某些地區的特殊氣候、地理環境條件下所形成的大氣光象。莫高窟、峨嵋山、五臺山、黃山、廬山等地出現的「寶光」，就是光的衍射—反射成像原理，常因觀者自己的身影投射到寶光中，就會現出佛影，反誤以為是「佛祖顯靈」，再加上半影或虛影的錯位放大，相互重疊及遮掩作用，便覺得有無數個佛體在光象中躍動。這些情況千百年來必然有很多人碰見，而在科學知識貧乏的古代，無法明白這些現象，從此促成了信眾們的熱誠，因此付出無數的心血來貢獻、開鑿石窟。

直至十四世紀，莫高窟經過一千多年間不停的鑿窟，至今共有 1680 公尺的石窟群，保存有 735 個洞窟。其中南區的 492 個洞窟是作為禮佛活動的場所，擁有彩塑佛菩薩等身像 2000 多尊，壁畫 45000 多平方公尺，檐木構造窟 5 座；北區的 243 個洞窟是供僧侶修行、居住、瘞埋的場所，洞內有修行和生活的設施，但只少數有彩塑和壁畫。

在莫高窟你會發現各朝代整修的痕跡，或許你腳踩著隋磚，眼看唐塑的佛頭，背景是宋代的壁畫襯托著，佛身卻又是北朝的服飾，充滿了時空交錯的歷史混合。可是如此「一代不如一代」的修補，洞窟越修越小，古老的塑像頂著清代的腦袋，讓人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沉痛。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在莫高窟發現了封閉達九百年之久的藏經洞，洞內藏有四至十一世紀的古代文獻、紙畫、絹畫、刺繡等珍貴文物四萬多件。其中以漢文、藏文、龜茲文、突厥文等語文抄寫，內容包括了佛教經典、詩詞曲賦、醫藥，甚至還有寺院的信札、契約。

有學者認為西元 1227 年，成吉思汗征服中亞，蒙軍回軍西滅西夏，位於甘寧邊陲的黑水城，早已將文物封藏在塔基下。直到西元 1909 年才被俄羅斯探險對挖掘發現。所以猜測敦煌石窟藏經洞封洞的原因由來，與為了避免元軍攻打而毀壞文物有關。

千佛洞的主持道士王圓籙發現以後，並不知道這批古物的重要性，而輕易地讓外國人以利誘盜劫，致使這些石窟遺書流散世界各地，或被一些地方官僚收藏。自英籍匈牙利人（另一說是德人，帶著來東方尋根的念頭）斯坦因、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大肆搜括之後，又有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及俄人鄂登堡再次搜括殆盡。

而遲來的美國人華爾納甘脆利用化學藥劑剝離壁畫，成功帶回兩次，最後被當地民眾發現，群起抵制才罷手回國。但是清政府對於此文物被劫的事件卻不在乎，直到學者一再呼籲，才下令將殘卷運至北京。由於搬運時的隨便，加上沿途貪官污吏的竊奪，抵北京時只剩八千多卷殘卷，目前保存在北京圖書館。

榆林窟又名“萬佛峽”，與莫高窟並稱為姊妹窟，位於安西縣城南 56 公里處的榆林河峽谷而得名，開鑿於北魏（西元 386-534 年），至元清年代，一千多年間不斷增修，現存有四十一窟，壁畫面積 5,650 平方公尺，雕塑 272 身。西夏民族曾佔領河西近二百年，也在此窟留下“水月觀音”、“文殊普賢度”等精美的作品。

○小結

西域的佛教好像一夕之間就被“伊斯蘭教”（Islam，即國人通稱的“回教”，意為信服真主阿拉的宗教，目前全世界約有五分之一人口信仰）所取代，而銷聲匿跡，如今空留下一些被破壞的遺蹟。雖然有學者認為“西域佛教”被“伊斯蘭教”所取代，也花上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干預，也造成佛教信仰的沒落，以及佛寺建築的無常。

這就是沒有將正確的佛法深植人心，都只是強調積功德、求來世福報的結果。造成西域的佛教很快地被強悍的“伊斯蘭教”所取代，其原因如此切確，大師們能不謹慎嗎？

附錄 印度歷史年表：

- ☆史前印度 (B. C. 2500 年以前)
- ☆印度河流域文明時期 (約 B. C. 2400-B. C. 1700 年)
- ☆吠陀時期
 - ⊙梨俱吠陀時期 (約 B. C. 1500-B. C. 1000 年)
 - ⊙後期吠陀時期 (約 B. C. 1000-B. C. 600 年)
- ☆摩揭陀帝國
 - ⊙哈爾揚卡王朝 (約 B. C. 545 年-)
 - ⊙難陀王朝 (約 B. C. 364-約 B. C. 324 年)
 - ⊙孔雀王朝 (約 B. C. 324-約 B. C. 187 年)
 - ⊙巽伽王朝 (約 B. C. 187-約 B. C. 75 年)
 - ⊙甘華王朝 (約 B. C. 75-約 B. C. 30 年)
- ☆外國入侵時期
 - ☆笈多帝國 (約 A. C. 320-約 A. C. 550 年)
 - ☆普什亞布蒂王朝 (約 A. C. 400-約 A. C. 647 年)
 - ☆拉杰普特諸王朝時期 (A. C. 七世紀-A. C. 十二世紀)
- ☆德里蘇丹
 - ⊙奴隸王朝 (A. C. 1206-A. C. 1290 年)
 - ⊙哈勒吉王朝 (A. C. 1290-A. C. 1321 年)
 - ⊙圖格盧克王朝 (A. C. 1320-A. C. 1414 年)
 - ⊙薩伊德王朝 (A. C. 1414-A. C. 1451 年)
 - ⊙洛迪王朝 (A. C. 1451-A. C. 1526 年)
- ☆莫臥兒王朝 (A. C. 1526-A. C. 1857 年)
- ☆英國殖民時代 (A. C. 1757-A. C. 1947 年)
- ☆印度自治領 (A. C. 1947-A. C. 1950 年)
- ☆印度共和國開始 (A. C. 1950 年-)